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毛詩注疏卷二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中書臣施光輅

謄録監生臣孫慰祖

毛詩注疏卷二十二

漢鄭氏箋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小雅　魚藻之什

序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箋萬物失其性者王政教衰陰陽不和羣生不得其所也將不能以自樂言必自是有危亡之禍音義藻音早鎬胡老反樂音洛篇内唯注八音之樂

一字音岳餘並同　疏正義曰作魚藻詩者刺幽王也言時王政既衰致令天下萬物失其生育之性王而不得其所由此王居鎬京將有危亡之禍將不能以自燕樂故詩人君子覩微知著思古之武王焉以武王之時萬物得所能以自樂今萬物失性禍亂將起不以爲憂亦安而自樂故作此魚藻之詩陳武王之樂反以刺之幽王之詩思古多矣昔不陳武王此獨言之者此言將喪鎬京其居鎬京武王爲始刺王將喪其業故特陳武王也既言思古故反經以序之萬物失其性經三章章上二句是也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三章下二句是也箋正義曰言萬物所以失其性者由王政既衰以致陰陽不和水旱蟲災死喪疫病害加草木殃及飛走羣衆生長之物悉皆不得其所是萬物失其性也羣生不得其所易乾鑿度文將者未至之辭故云言必自是有危亡之禍謂從是得禍不復更能與也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傳頒大首貌魚以依蒲藻爲得其性箋云藻水草也魚之依水草猶人之依明王也明王之時魚何所處乎處於藻既得其性則肥充其首頒然此時人物皆得其所止言魚者以潛逃之類信其著見

王在在鎬豈樂飲酒箋云豈亦樂也天下平安萬物得其性武王何所處乎處於鎬京樂八音之樂與羣臣飲酒而已今幽王惑於褒姒萬物失其性方有危亡之禍而亦豈樂飲酒於鎬京而無悛心故以此刺焉音義頒符

云反說文同韓詩云衆貌見賢遍反豈本亦作愷同苦在反下同悛七全反改也沈又七旬反疏正義曰言明王之時魚何所所在乎在於藻也然藻者是水中之草乃是魚之常處既得其性故能肥充有頒然其大首也魚之潛逃尚得其性則水陸之物莫不盡然是萬物皆得其所矣既萬物得所天下無事爾時武王何所在乎在於鎬京樂此八音之樂與羣臣飲酒而已今幽王方有危亡之禍將以喪滅鎬京反亦愷樂飲酒故刺之傳正義曰釋詁云墳大也頒與墳字雖異音義同以序言萬物失其性則在藻依蒲為得性也故探下章而總之云魚以依蒲藻為得其性箋正義曰物之潛隱莫過魚顯見者莫過人經舉潛逃箋舉著見則萬物盡該之矣故以人類之魚之依水草猶人之依明王變武王言明王者見人之所依取其明也又言人物者物即魚也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傳莘長貌王在在鎬飲酒樂豈音

義華所巾反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箋云那安貌天下平安王無西方之虞故其居處那然安也音義那乃多反王疏箋正義曰那然為安之狀故那安云多也疏貌也無四方之虞昭四年左傳文

魚藻三章章四句

序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箋幽王徵會諸侯為合義兵征討有罪既往而無之是於義

事不信也君子見其如此知其後必見攻伐將無救也音義敍本亦作叙侮亡甫反朝直遥反篇内皆同數色角反音朔為于僞反疏正義曰作采菽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侮慢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名而會聚之而無誠信之義事無故名之而無信義後若實有義事將名而不來詩人見其微知其著而思古昔明王焉故作采菽之詩言古之明王能敬待諸侯錫命以禮反以刺幽王也序皆反經為義侮慢諸侯首章上二句是也不能錫命以禮首章下四句是也其餘皆是錫命之事序總而畧之君子見微而思古叙其作詩之意於經無所當也箋正義曰天子之會諸侯必為四方有不順服者將征討之乃會以為誅焉不然不會之也今幽王徵會諸侯若為合會義兵以征討有罪者故諸侯聞其名而皆會既而無此征討之義事是於義事不信故言無

信義也以寇微之而實無寇後實有寇微將不來君子見其如此其後必見攻伐將無救之事未然而已知之是見微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君子見幾而作是君子皆見微也周本紀曰襃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襃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舉烽火其後不信益不至幽王之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盡取周賂而去是義事不信見伐無救之事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傳興也菽所以芼太牢而待君子也羊則苦豕則薇箋云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為藿三牲牛羊豕芼以藿王饗賓客有牛俎乃用鉶羹故

使采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傳君子謂諸侯也箋云賜諸侯以車馬言雖無予之尚以為薄又何予之玄袞及黼傳玄袞卷龍也白與黑謂之黼箋云及與也玄袞玄衣而畫以卷龍也黼黼黻謂絺衣也諸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侯伯自驚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王之賜維用有文章者音義筐音匡筥音舉芼亡報反薇音微藿火郭反鉶音刑羹古衡反乘繩證反下注車乘驂乘皆同袞古本反玄袞袞冕服黼音斧徐又音補卷眷勉反下同本又作袞黻音弗絺知里反本又作黹同雉知反鷩必滅反冕也毳尺銳反疏正義曰毛以為言古之明

王待諸侯使人采此菽藿得菽藿則筐盛之筥盛之以為牛汁之芼筐筥所以受所采之菜以興牢禮所以待來朝諸侯故於此君子諸侯之來朝也乃云有何物而當錫予之乎於時雖為無可予之尚興之路車及所乘之駟馬其車馬之外又以何物與之又以玄衣而畫以袞龍下及黼冕之黼裳言無予之尚得車馬袞黼今王何以反侮慢之曾無錫命之禮乎故刺之鄭唯以不興為異其文義則同傳正義曰傳既言羊則苦豕則薇則菽不總芼三牲而言菽所以芼太牢者舉牛之芼則羊豕之苦薇從之可知故云太牢以總之公食禮云鉶毛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注云藿豆葉也苦苦荼也滑堇荁之屬是也王述毛云筐筥受所采之菜牢禮所以待來朝諸侯箋正義曰以菽名指大豆之體而言采故云采其葉以為藿言三牲牛羊豕者傳解言太牢之意明舉菽以見三牲牛不獨為太牢也定本三牲之下無牛羊豕字王饗賓客則有牛俎謂以鼎煑牛取其骨體置

之於俎其汁則芼之以藿調以鹹酸乃盛之於鉶謂之鉶羹故言乃用鉶羹也即公食記鉶芼是也以草菜地之毛故謂之芼地官牛人云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又云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注引燕禮膳宰設折俎王之膳羞亦猶此知王饗賓客則有牛俎也彼食亦供牛獨云饗者以饗為尊且舉饗而食可知矣諸侯來朝而得車馬之賜是於禮事足矣而言雖無予之是古者明王其意猶以為薄箋深駮今王薄亦不為也其雖無予之之言通及玄衮及黼為文但以車服之別故分言之耳覲禮曰天子賜諸侯氏以車服注云賜車者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服則衮也鷩也毳也是服同賜之矣傳正義曰王藻云龍卷以祭即卷龍也白與黑謂之黼冬官繢人文箋正義曰傳雖云玄衮衮卷龍而義未明故申之玄衮者玄衣而畫以衮龍玉藻注云龍衮畫龍於衣卷字或作衮然則以龍首卷然謂之衮龍衮是龍之狀也黼黼黻者引類以明之非黼黻為一也謂

絺衣絺謂刺之言此黼黻絺刺之於衣衮黼之在衣也衮則畫之黼則刺之故言謂絺衣以對衮畫衣故也絺在裳言衣者衣總名也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自鷩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皆春官司服職文引之者明衮黼非一衣君子總諸侯也故彼注云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彛皆畫以為繪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為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彛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絺衣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冕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之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由此言毳冕絺冕其裳皆以黼為首唯玄冕無文耳言子男自毳冕而下則通及絺冕此黼宜絺冕之裳矣箋言謂絺衣者自取絺繡之義非謂冕名但差次偶同耳裁以為衣舉衮裳舉黼正是衮冕之服知不然者以經言及則非一之辭又君子來

朝非獨上公一人何得獨言衮龍之衣乎故知黼文下及絺冕之裳也賜法下不得兼上而上得兼下則五等所賜下皆及於絺冕矣所以獨言衮黼不及玄冕者鄭即解之云王之賜服唯用有文章故也案終南美秦襄公之受顯服云黻衣繡裳是得玄冕也又曰錦衣狐裘是得皮弁服也然則天子之賜諸侯無文亦賜之言王賜唯用有文章者解詩人特舉衮黼之意諸侯之得王賜以有文章者為榮故詩人言王之賜服唯用有文章者言之故其辭不及玄冕此辭作者之意耳非謂玄冕以下王不賜之且作者黼亦取與莒馬爲韻也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傳觱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箋云言我也芹菜也可以為菹亦所用待君子也我使采其水中芹者尚絜清也周禮芹菹鴈醢君子來朝言觀其

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届傳淠淠動也嘒嘒中節也箋云届極也諸侯來朝王使人迎之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所以爲敬且省禍福也諸侯將朝于王則驂乘乘四馬而往此之服飾君子法制之極也言其尊而王今不尊也音義觱音必沸音弗檻銜覧反徐下斬反爾雅云正出涌出也芹巨斤反菹側魚反清如字一音才性反旂巨機反淠匹弊反徐孚蓋反又芳計反嘒呼恵反驂七南反騑馬曰驂駟音四届音界中丁仲反諸侯將朝于王一本無于字皆以王字絶句一讀諸侯將朝絶句以王字下屬乘乘上音承證反下音繩疏正義曰毛以爲觱沸然者是正出之檻泉我明王使人於此水中采

其芹菜以為葅以待諸侯以興富有者是王家之府藏我明王使人於此府中取其財貨以為車服以賜諸侯其君子諸侯至來朝之時我明王又使人迎之因觀其車服旌旂其此君子車服旌旂則淠淠然動得宜其車馬鸞鈴之聲又嘒嘒然鳴中節至於將朝王於是親自驂騑則乘四馬而往迎之未來則采菽為葅以待之既來則乃使人在塗迎之既朝王則驂駟而見之是故明王於諸侯其所尊敬法制之極今王何以不尊乎鄭唯以不興為異傳正義曰以觱沸連檻泉言之故知泉出貌釋水云檻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李巡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此章毛傳興事不明正以上章類之知此必為興王肅云泉水有芹而人得采焉王者有道而諸侯法焉觀此上下止言王者之待諸侯不羙王者與諸侯作法肅輒言之恐非毛旨必欲為興不如以興車服賞賜故別為毛說焉箋正義曰上章菽芼羙則此芹亦食之故知芹菜可以為葅亦所以待君子也以菽為牛之

芼言菽見其有牛俎豕是芹所出言豕見其芹絜清不謂非豕即不潔也周禮芹菹鴈醢者醢人云加豆之實芹菹兔醢箈菹鴈醢是也彼鴈醢與芹菹别文而連引之者因其尚絜清芹鴈俱是水物故連言之耳上言采其芹爲我明王則此言觀其旂亦爲我明王故云王使迎之也此陳王尊諸侯既使人迎之又自親迎因見諸侯車服之得禮故言其旂鸞之事與下章相首引是一文而有二意故云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也此直有車乘而兼云衣服者逆探下章是相互之意明皆因迎而觀之耳言觀則人迎可知案覲禮云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注云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小行人職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則郊勞者大行人也書傳略曰天子太子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相迎於郊則小行人迎於畿大行人迎於郊此直云迎理兼於此也又觧所以必使迎而觀其威儀者迎之所以爲敬觀之所以省察其禍福也成十四年左傳曰古之

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彼雖云饗理可相通故箋據而言之以諸侯至當行朝禮故言將朝於是王則驂乘駟馬而往迎之知驂駟非諸侯之物者以上云言采其芹又曰言觀其旂皆王於諸侯之事既言旂鸞乃云載驂載駟故知非諸侯所乘明王所乘以往也夏官齊僕云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輅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注云謂王乘車迎賓客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是也又言此服飾君子法制之極者謂古者明王待君子諸侯法制所為之至極言其可尊而今王不尊故刺之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傳諸侯赤芾邪幅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紓緩也箋云芾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以韋為之其制上

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脛本曰股邪幅如今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彼與人交接自偪束如此則非有解怠紓緩之心天子以是故賜予之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傳申重也箋云只之言是也古者天子賜諸侯也以禮樂樂之乃後命予之也天子賜之神則以福祿申重之所謂人謀鬼謀也刺今王不然音義芾音弗股音古邪似嗟反注同幅音福紓音舒予音與偪彼力反大音泰鞞音必廣光曠反下同長值亮反脛胡定反縢徒登反解古賣

反樂音洛只音止重直用反下同禮樂之樂音岳疏正義曰言古之諸侯非直鸞旂有禮又服赤芾在於股又著邪幅在於股之下而當膝彼古之諸侯與人交接服芾著幅自偪束如此則非有解怠舒緩之心天子由是之故所以賜予之車馬衣服也以諸侯偪束如此故又以禮樂樂是君子諸侯天子乃命予之以禮樂樂是君子諸侯則神又以福祿申重之古之王者命賜諸侯如此今王不能然故刺之傳正義曰以赤芾對朱為異故云諸侯赤芾也桓二年左傳曰帶裳幅舄内則亦單云偪則此服名偪而已杜鄭皆云今之行縢然則邪纏於足謂之邪偪故傳辨之云邪幅正是偪也名曰偪者所以自偪束也箋正義曰箋本其有芾之由故言太古蔽膝之象易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是亦說芾之元由也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則佃漁而食伏

犧時也禮運曰飲其血茹其毛衣其羽皮是因衣其皮也以人情而論在前為形體之褻宜所先蔽故先知蔽前後知蔽後且服芾於前明是重其先蔽而存之也禮運又曰後聖有作治其絲麻以為布帛繫辭又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易之以布帛自黃帝以後推此則太古蔽膝伏犧時也後王為芾象太古之蔽膝故云芾太古蔽膝之象垂衣裳服布帛必始於黃帝其存此象未知起自何代也明堂位曰有虞氏服韍注云舜始作之以尊祭服言始尊祭服異其名未必此時始存象也知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者以士之有爵弁猶大夫以上有冕也士有韎韐猶大夫以上有芾也士冠禮陳服於房中爵弁韎韐皮弁素韠玄端爵韠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即爵弁也士服爵弁以韎韐配之則服冕者以芾配之故知冕服謂之芾士服皮弁玄端皆服韠是也服謂之韠以冕為主非冕謂之他也韍韠俱是蔽膝之象其制則同但尊祭服異其名耳古者衣皮

此存其象故知以韋為之故禮記玉藻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上云韠下緫以韋結之故知以韋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此玉藻文也彼論韠此言韍而引之者明此二者色與制同也又言脛本曰股者明邪幅在下在股之下古今名異欲以今曉人故曰邪幅如今行縢說文云縢緘也名行縢者言行而緘束之故云偪其脛也又解在下之義故云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因在下之文從下而上言之故云自足足即脚附也彼交匪舒文在邪幅之下明非舒之義出於邪幅之下故云彼與人交接自偪束如此則非有解怠舒緩之心天子以其如此故賜予之言上章所得車服由諸侯非有舒緩故也此芾幅說諸侯服之而來非天子賜以芾幅也天子所賜之服亦必有芾幅隨之要此據諸侯自服為文非天子所賜故云自偪束如此此芾幅之服禮之所制縱使心實解惰亦將服之而以其服幅即云自偪束者作者欲美其事因其衣服而美

之能依禮不失亦是自偪束矣古者天子之賜諸侯必設饗禮則以禮作樂故云以禮樂樂之乃後命予之即上車服是也天子既已賜之神則以福祿申重之謂使之君臣同心人安國治此則由神祈祐是神申重之以福祿是神祐之辭故知申之者神也以天子賜之即人謀神又重之即鬼謀故言所謂係辭也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則賜或在廟故神得福之言古能如是以刺今王不然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傳蓬蓬盛貌箋云此興也柞之幹猶先祖也枝猶子孫也其葉蓬蓬喻賢才也正以柞為興者柞之葉新將生故乃落於地以喻繼世以德相承者明也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傳

殿鎮也平平左右亦是率從傳平平辯治也箋云率循也諸侯之有賢才之德能辯治其連屬之國使得其所則連屬之國亦循順之音義柞子洛反又音昨木名蓬步公反注同殿多見反注同鎮陟慎反又音珍本作塡平婢延反韓詩作便便云閒雅之貌

疏正義曰言維此柞木幹上之有枝條其生葉蓬蓬然茂盛新將生故乃落之於地以葉相承無衰落以興維此諸侯先祖之有子孫其有才智亦茂盛繼世以德相承無乏絕由其諸侯世賢如此是以古之明王以禮樂樂是君子則鎮撫天子之邦萬福所同聚而歸之由古者明王尊重之如此故諸侯之有賢才者乃平平然辯治其連屬左右之國使之得所此連屬之國亦如是相與循順而從之故天下所以安定今諸侯亦有繼世賢才者王不命賜使之辯治相從以安天

子之國也故刺之傳正義曰述作葉而言蓬蓬故知是盛貌毛於此章無異鄭之傳故為同也箋正義曰箋以下云樂只君子是上列君子之美下所樂之故知此宜陳君子諸侯之事枝生於幹猶子孫生於先祖故云柞之幹猶先祖枝猶子孫也以陳諸侯可樂之美故以其葉蓬蓬喻賢才木枝莫不生葉正以柞為興者由柞葉新將生故乃落於地其枝常有葉似前君賢者死後君賢者生其君常有賢也以詩人舉柞葉相代為興知其意喻繼世以德相承者明也又天保云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彼取葉相承為義故取柞為興亦然也傳正義曰軍行在後曰殿取其鎮重之義故云殿鎮也天子以天下為家諸侯為天子守土故樂是諸侯則得鎮安天子之國也平平辯治也者堯典云平章百姓書傳作辨章則平辨義通而古今之異耳故云平平辯治服虔云平平辯治不絕之貌則平平是貌狀也箋正義曰箋以上云賢才相承故此云諸侯之有賢才之德能辯治

連屬之國使得其所也諸侯來朝其連屬者亦至焉至則亦當賞之不唯連屬之長上獨言其賢才者賞以得賢爲貴故特舉賢而言不獨連屬小國至而不賞也襄十一年左傳說晉悼公受魏絳之謀先和戎狄霸功既成以賜魏絳之樂即引詩云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使舊左右亦是率從雖羽詩斷章彼以晉悼爲霸長連屬之國與此同也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傳紼繂也纚緌也明王能維持諸侯也箋云楊木之舟浮於水上汎汎然東西無所定舟人以紼繫其緌以制行之猶諸侯之治民御之以禮法

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傳葵揆也膍

厚也優哉游哉亦是戾矣傳戾至也箋云戾止也諸侯有盛德者亦優游自安止於是言思不出其位音義汎芳劍反紼音弗爾雅云紼繂也繂音律纚力馳反韓詩云筰也筰音才各反綏如誰反葵其維反膍頻尸反韓詩作肶注同疏正義曰毛以為汎汎然浮於水上者楊木之舟舟人以紼纚繫而維持之使不得東西也以興居於民上者諸侯之君也明王以禮法約而制禦之使不得違叛也諸侯既不得違叛供職順命故於來朝明王以禮樂樂是君子諸侯天子於是揆度其功德之多少而命賜之以禮樂樂是君子諸侯又以福祿厚賜之明王既以賜祿諸侯優饒之哉遊縱之哉明王之德能如此亦如是至美矣古之命賜諸侯所以為美今王不能然故刺之鄭云汎汎然浮之於水上者楊木之舟而舟人以紼繫而維持之使有所屬以興國中者諸侯之

人而諸侯以禮教制禦之使有所法中四句與毛同下二句言諸侯既得賜祿故優柔哉遊息哉亦是於自安止矣而思不出其位無復擾叛今王何以不樂賜賢侯令之治人自安反侮慢不信而令之違叛乎故刺之傳正義曰釋水云紼縭維之紼繂也縭緌也孫炎曰繂大索也李巡曰繂竹為索所以維持舟者郭璞曰緌繫也孫炎曰舟止繫之於樹木戾竹為大索然則紼訓為繂繂是大絙縭訓為緌緌又為繫正謂舟之止息以絙繫而維持之以喻明王能維持諸侯定本及集注以毛云紼𦄍也與爾雅不同箋正義曰箋亦以下樂只君子明此言諸侯可樂故以舟喻人舟人喻諸侯以紼喻禮法也舟人以紼繫舟而制行之喻人亦得依禮法而行不以舟止為喻傳正義曰葵揆釋言文揆者以天子於諸侯命賜有多少或以恩或以功當須揆度多少而與之箋正義曰戾止也者以承上言諸侯能治人以禮法是有盛德者也自安止是思不出其位故引論語以足之

襄二十一年左傳叔向引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下句與此不同則所引逸亡此非也鄭亦約彼優游為居止自安之義故與毛不同

采菽五章章八句

序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音義好呼報反疏正義曰角弓詩者王之宗族父兄所作以刺幽王也以王不親九族之骨肉而好讒佞之人令骨肉之內自相憎怨使人傚之故父兄作此角弓之詩以刺之也此經八章上二章言王當親九族是為不親而發言也既不親九族則疏遠賢者自然而好讒佞事勢所宜言於文無所當也骨肉相怨自三章四章是也由其相怨故五章本其王慢族親宜燕食之事

即亦不親九族之經矣既相怨不親是上教之失故下三章言其可教而反之無使為驕如蠻如髦也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傳興也騂騂調和也不善紲檠巧用則翩然而反箋云興者喻王與九族不以恩禮御待之則使之多怨也兄弟昏姻無胥遠矣箋云胥相也骨肉之親當相親信無相疏遠相疏遠則以親親之望易以成怨音義騂息營反沈又許營反說文作弲音火全反翩匹然反紲息列反弓鞦也檠音景弓匣也說文云榜也謂輔也胥息徐反易羊豉反疏正義曰以王不親九族故先述御待之難言騂騂然調和者角弓此角弓雖則調和當善用之若不善置紲檠而巧用之則翩然而其體反房矣是用角弓之難也以興

和順者宗族也此宗族雖則和順當善待之若不善設食燕而恩御之則亦憤然而其心怨恨矣是待宗族之難也下二句義具在箋傳正義曰騂騂文連角弓即是角弓之狀也故云調和也既已調和復云翩其反矣不善用之可知故言不善紲檠巧用翩然而則反矣冬官弓人以六材爲弓謂幹角筋膠絲漆也又曰角之中恒當弓之限杜子春云限謂弓之淵角之中央與淵相當如彼文弓有用角之處不得即名角弓此言角弓葢別有角弓如今北狄所用者於古亦應有之但弓人所不載耳今北狄角弓弛則體反若不紲檠則不復任川也檠者藏弓定體之器謂未成弓時內於檠中此弓已調和而言檠者葢用訖內於竹閉之中恐損其體亦謂之檠紲即緄縢也傳言巧用明是既已成弓非未定體也故知檠義爲然不以恩禮御待定本待作侍箋正義曰骨肉謂族親也以其父祖上世同稟血氣而生如骨肉之相附閉謂之骨肉然則骨肉唯謂同姓耳此經兼言

昏姻箋通言骨肉者以昏姻之親與宗族同類弁云兄弟甥舅連言之是其同也孟子云兄弟關弓而射我我則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其親親之也是親親之望易以成怨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箋云爾女女幽王也胥皆也言王女不親骨肉則天下之人皆知之見女之教令無善無惡所尚者天下之人皆學之言上之化下不可不慎音義傚戶教反疏箋正義曰以言人傚之故知汝幽王也上章胥為相此章胥為皆者胥相皆竝釋詁文也上以王於族親故為相於之辭此言天下之人非一故為皆觀文之勢而為訓也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傳綽綽寬也裕饒瘉病也箋云令善也音義綽處若反寬大也裕羊樹反瘉羊朱反疏正義曰上言人隨上化此又申言須化之由以人性有善惡其不善者須化之故言天下若此令善之人於兄弟恩義相與綽綽然有饒裕也其不善之人於兄弟則無恩義唯交更相詬病而已是天下善人少惡人多惡人相病須上化之故欲令王教之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箋云良善也民之意不獲當反責之於身思彼所以然者而怨之無善心之人則徒居一處怨恚之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傳爵祿不以相讓故

怨禍及之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箋云斯此也音義處昌慮反恚一瑞反比毗志反鄙爭爭鬬之爭疏正義曰上既言惡人兄弟相病此又申而戒之言天下之人無善心也不但於兄弟相病又不能反之於己以情相恕徒然相怨於一方彼非可怨而怨之是小人之愚惑也此言無良之人不但遥則相怨又對面則受其官爵不以相讓由此為彼所怨至於己身以此而致滅亡是不教之大禍也王何不親宗族以化之乎章首先言人之無良乃云相怨一方并受爵不讓皆是無良之行未言至於己斯亡以此二事而至亡也以人初不善兄弟又於外遥則相怨爵則不讓由此以亡箋正義曰欲解無良之意先言良事以反之言人之善者其意有所不得於彼心則當反而求之於己身思彼所以於我而然者而以情怨之不即相怨也其無善心之人有不獲於彼則徒居

一方而相怨恚徒空也彼彼不可怨而怨之是空也傳正
義曰由爵不讓彼而為彼所怨是以福及於已王制云
使以德爵以功則已有功德當自受之而必須讓者以
凡稟血氣皆有爭心在上者可量功校能受之者當先
人後已故禮設辭讓之法禮記曰爵祿可辭又曰爵位
相先文王之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舜命羣官禹
讓稷契之類皆先聖與謨有相讓之法也論語注云士
辭位不辭祿言爵祿可辭者以辭爵則祿亦辭之可知
故并言之傳又因述不可讓之意為阿黨比周而望黨
援者而其黨愈益少也以人與正不與枉故曲比者黨
少也為鄙恥之爭而望榮名者而其名愈益辱也以鄙
爭可恥故名辱也苟望求安於已而危他人者而其身
愈益危也人各求安則彼以危已故身危也然則求黨
求名在於不爭求安在於不安是猶求爵在於讓爵故
言此以
類之

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傳已老矣而孩童慢之箋云此喻幽王見老人反侮慢之遇之如幼稚不自顧念後至年老人之遇已亦將然如食宜饇如酌孔取傳饇飽也箋云王如食老者則宜令之飽如飲老者則當孔取孔取謂度其所勝多少凡器之孔其量大小不同老者氣力弱故取義焉王有族食族燕之禮音義駒音拘孩本作咳戶才反許慎云小兒笑也稚音穉食音嗣注同宜如字本作儀注同韓詩云儀我也饇於據反徐又於具反取如字沈又音娶令力呈反飲於鴆反度待洛反勝音升量音亮　疏正義曰此又言王之不恕言老馬反為駒而用

之猶王於老人反為童而遇之王慢老如是則為不復自顧其老已至年老人之遇已亦將然是猶王之不恕故天下傚之皆無良相怨也因教王尊老之宜言王如食老者之食則宜令之飽而已如酌老者之酒則當如孔之有取孔者器中之所受也器之所受有大小滿則止猶老者所勝有多少亦足則停是王於老者當節歠如是今王何以不然而反慢之傳正義曰此經舉馬以喻人故言已老矣而孩童慢之說文云咳小兒笑也內則云子生三月父咳而名之謂指其頤下令之笑而為之名此言咳童慢之亦當然也此詩刺王不親九族所以偏言老者以老是王者所宜貴故祭義曰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其年者況其宗族之老人乎故九族不宜慢之箋正義曰王如食老者食則令之飽謂有嘉味勸助之也經言酌當酌酒以與人是飲之酒也食則苦其不飽酒則唯恐過度故食言宜飫酒言孔取孔取謂器中空虛受物之處老子所謂埏埴以為器當

其無有器之用也以比於老人所勝氣力多少是如孔之取也言王有族食族燕之禮者解經所以有食酌之事食則族食酌即族燕矣以食禮無飲燕法無食故如二事也王於宗族大事亦有饗但經所不言食燕可以兼之也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文王世子曰若公與族人燕則以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族食世降一等大傅云綴之以食而弗殊是王有族食族燕之禮也鄭知孔非物所由出言凡器之孔者以物所由出之孔於人飲酒容受之喻不宜又若一禮不可以喻多少故為凡器之孔老子云孔德之容唯道是從亦謂器之受實為孔也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傅猱猨屬塗泥附著也箋云毋禁辭猱之性善登木若教使其為之必也附木桴也塗

之性善著若以塗附其著亦必也以喻人之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傳徽美也箋云猷道也君子有美道以得聲譽則小人亦樂與之而自連屬焉今無良之人相怨王不教之音義猱乃刀反沈乃遣反附如字猱音袁字或作猨著直畧反下同桴音孚徽音暉疏正義曰毛以為上言小人徽上之化無良相怨此又言可反之使善王宜教之言王之不教小人如人之禁彼云無得教猱之升木若教之升木則如以塗泥塗物必附著也何者猱之性善登木今教之使登必能登木矣又喻塗之性善附著以之塗物必著矣以興王自不教小人以仁義者若教小人以仁義則必從矣何者以人性皆有仁義因其性而道之故教之必從也又言小人所

以易教者以君子之人有美道以得聲譽小人則慕樂之美其榮名欲得與之而自連屬也是天下之人皆樂善而棄惡但無人啟教耳王何不教之乎鄭唯以附為木桴言以塗泥塗木桴則易著餘同傳正義曰猱則猿之輩屬非猨也陸璣疏云猱獼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為玃長臂者為猨猨之白腰者為獑胡獑胡猨駿捷於獼猴然則猱猨其類大同故樂記注云猨獼猴也是其類故也傳言附著也是訓附為著故王肅云教猱升木必也如以塗塗之必著箋正義曰說文云毋止之也從女象有好之者言止其好而稱毋故毋為禁辭以猱升木類之則附為有形之物不得為著故易傳以塗之易著必是物之澀者故為木桴桴為木表之麤皮也以猱之性善登木泥之性善著物因其所善而教用之故言必也以顧下小人與屬故知踰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此章先言人心易教王不教之下章乃言其樂善故言毋為禁止之意言小人之易教故反辭以體之非禁

王不聽教小人孫毓難鄭云若喻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何為禁之而云毋乎是未得立言之意耳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傳晛日氣也箋云雨雪之盛瀌瀌然至日將出其氣始見人則皆稱曰雪今消釋矣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興善政則天下聞之莫不曰小人今誅滅矣其所以然者人心皆樂善王不啟教之莫肯下遺式居婁驕箋云莫無也遺讀曰隨式用也婁斂也今王不以善政啟小人之心則無貴謙虛以禮相卑下先人而後已用此自居處斂其驕慢之過者音義雨于付反注及下同

瀌符嬌反徐符彪反又方苗反雪盛貌見如字下文同
韓詩作曣音於見反云曣見日出也晛乃見反曰音越
下同韓詩作聿劉向同始見之見賢遍反又如字下遐
嫁反注卑下同又如字遺王申毛如字鄭讀曰隨婁王
力住反數也徐云鄭音樓斂也正義曰毛以為上言
爾雅云裒鳩樓聚也沈力俱反疏人心易進此言易化
之事言天之雨下此雪雖瀌瀌然而盛至於見天晛然
之日氣人皆稱之曰此雪今消釋矣以興小人雖皆行
此惡之甚至於見王之善政人皆言之曰小人今誅滅
矣人惡小人而欲滅之是其心皆好善矣王何不教之
乎必須教之者以此小人皆為惡行莫肯自卑下而遺
去其惡心者用此之故其與人居處數為驕慢之行故
須化之鄭唯以下二句為異言小人不為王所啓教故
莫肯自謙虛以禮相卑下隨從於人者又無用此卑下
隨從行自居處斂其驕慢之過者由王不教使然欲
王教之也此莫肯之人并統下句為義傳正義曰說文

云晛日見也此詩之意言雪見之而消消雪者日也字
又從日故知晛是日氣也箋正義曰以日者人言之辭
若日出則雪消不復須言矣明言者於日未出而言之
故知至日將出其氣始見人則皆稱之曰雪今消釋矣
以瀌瀌雪之盛貌故知喻小人之多也以日將出以比
王政則王未有政故言王若興善政則天下聞之莫不
皆曰小人今誅滅矣以雪比小人日能消雪故喻王誅
小人也論語曰子為政焉用殺而言誅小人者以王興
政則天下有賞有罰天下喜王為善而言小人誅滅見
疾惡之情深有樂善之意耳非即盡誅滅之也此上戒
猱升木之事欲王之教人故言人心皆樂善王何不啟
教之乎箋以遺棄之義不與譏下相類故讀曰隨隨從
於人先人後己以相畀下之義也釋詁云婁斂聚也俱
訓為聚則義得通故云婁斂也言用此者用此下隨之
行自居處收斂其驕慢之過為敬順謙恭也此二句毛
不為傳但毛無改字之理又婁之為斂乃常訓也故別

為毛說焉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傳浮浮猶瀌瀌也流流而去也如蠻如髦我是用憂傳蠻南蠻也髦夷髦也箋云今小人之行如夷狄而王不能變化之我用是為大憂也髦西夷別名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焉音義髦舊音毛尋毛鄭之意當與尚書同音莫侯反行下孟反疏正義曰言由王不以善政啟小人之心令如南國之荆蠻如西方之夷髦行如夷狄王不能變我是用為大憂之欲令王興善政而不能由此以刺之也傳正義曰爾雅八蠻在南故為南蠻髦對而言之不在中國故為夷髦髦雖在西夷總名也箋正義曰言如以比之是小人之行比如夷狄也

傳言夷髳不辨其方之所在故云西夷之別名知者正以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之其中有髳故知在西方也牧誓曰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又曰逖矣西土之人是西方也彼髳此髦音義同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

序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音義菀音鬱徐於阮反中丁仲反下注不中同朝直遥反篇内同　疏正義曰經三章毛鄭雖有小異皆以上二章次二句為暴虐下二句及卒章下二句為刑罰不中其上二章上二句及卒章上四句言王無美德心無所至言王者不可朝事之意總三章之義也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傳興也菀茂木也箋云尚庶幾也有菀然枝葉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豈有不庶幾欲就之止息乎興者喻王有盛德則天下皆庶幾願往朝焉憂今不然上帝甚蹈無自暱焉傳蹈動暱近也箋云蹈讀曰悼上帝乎者愬之也今幽王暴虐不可以朝事甚使我心中悼病是以不從而近之釋已所以不朝之意俾予靖之後予極焉傳靖治極至也箋云靖謀俾使極誅也假使我朝王王留我使我謀政事王信讒不察功考

績後反誅放我是言王刑罰不中不可朝事也音義蹈音悼鄭作悼病也暱女栗反又女筆反徐又乃吉反俾俾必爾反本作卑後皆同極毛如字鄭音棘疏正義曰毛以為有菀然者枝葉茂盛之栁行路之人見之豈不庶幾就之而息止焉誠欲就之而止息以興有道德茂美之王諸侯見之豈不庶幾往之而朝事今諸侯不往朝王由王無美德故也諸侯既不朝王又相戒曰上帝之王甚變動而其心不恒刑罰妄作汝諸侯無得自往親近之若自往親近之必將得罪又恨王者不任已以事言王之有事若使我治之於後則使我更至焉今有事不使我治之動輒加我以罪我所以不欲朝王也鄭以上二句與毛同言我不欲朝者以王暴逆故訴之于天言上帝乎今幽王行其暴虐不可朝事甚使人心中悼傷我是以無得從而近之由王為惡故已不欲朝也非直暴虐如是刑罰不中假我朝王王留我有政事使我

諆之王信讒不察功考績我雖無罪於後必罪我而誅
放焉由此我所以不往朝事之也箋正義曰釋言云庶
幾尚也以心所念尚即是庶幾義相反覆也以行人之
欲息於茂陰似諸侯之願朝於有德故以茂喻盛德而
願往焉反陳古義以刺今故言憂今不然傳正義曰蹈
者踐履之名可以蹈善亦可以蹈惡故為動言王心無
恒數變動也故王肅孫毓述毛皆以上帝為斥王矣暱
近釋詁文毛於下章瘵焉病也言王者蹤動無常行多
逆理無得自往近之則為王所病與此互相接也箋正
義曰以上言庶幾朝之下句言無自暱焉是其蹈為惡
之狀故讀為悼言使人心中悼病若蹈履則非惡之狀
故易傳也言王無美德下訴其不可朝事於理為切故
以上帝為天而訴之也序言王者不可朝事故云釋己
所以不朝之意傳正義曰靖治極至並釋詁文此言王
不可朝而云使我治之後我至焉則毛意以為恨王不
使己治事故後不至也此恨王不仕己事則居以凶危

是又恨王使已皆由王之無常有事不任之纔任即加罪是不可朝事箋正義曰靖誅俾使皆釋詁文極誅釋言文以序云刑罰不中卒章云居以凶矜反以類此則極邁皆罪事故言假使我朝王王留我使誅政事王信纔反誅放我也以凶矜之文與此相類故易傳也

有菀者柳不尚惕焉傳惕息也上帝甚蹈無自瘵焉傳瘵病也箋云瘵接也俾予靖之後予邁焉箋云邁行也行亦放也春秋傳曰子將行之音義愒欺例反徐丘麗反瘵側界反鄭音際

疏正義曰毛依釋詁文瘵病也鄭以上嘒類之讀為交際之際故言接也箋正義曰邁行釋言文以罪而使之行於外故言行亦放也引傳曰子將行之者昭元年左傳文時鄭之大夫游楚有罪子産將放之子大

叔者游楚之宗傳曰將行子南子産咨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是行爲放之義故引證之也吉大叔之名子南游楚之子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箋云傅臻皆至也彼人斥幽王也鳥之高飛極至於天耳幽王之心於何所至乎言其轉側無常人不知其所届曷予靖之居以凶矜傳曷害矜危也箋云王何爲使我謀之隨而罪我居我以凶危之地謂四裔也音義傳音附裔延世反疏正義曰毛以爲鳥飛無定止物人心有定之主今鳥有所至人心反無至故以喻之言有鳥高飛謂其終無所至亦

至于天而止也今彼人幽王之心于何其所至乎言其心轉側無常人不知其所止乃鳥之不如由此不可朝事也我若朝王王使我治事旋即罪我故恨王云何由使我治之尋復居處我以凶危之地也使即罪之是刑罰不中不可朝事也鄭唯以靖謀為異餘同傳正義曰傳雖曷為害亦訓為何故害瘵害否皆為何也箋王義曰以誅放類之故知凶危是凶危之地謂四方荒裔遠處即九州之外也文十八年左傳曰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四裔之文即羽山東裔崇山南裔三危西裔幽州非裔是也九州之外而言幽州者以州界甚遠六服之外仍有地屬之故繫而言焉

菀柳三章章六句

序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

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箋服謂冠弁衣裳也古者明王時也長民謂凡在民上倡率者也變易無常謂之貳從容謂休燕也休燕猶有常則朝夕明矣壹者專也同也音義長張丈反注同貳音二從七容反復扶又反下注同率色類反朝直遙反䟽正義曰都人士詩者周人所作刺其時人所著之服無常也以古者在上長率其民所衣之服不變貳雖從容休燕之處其容貌亦有常不但公朝朝夕而已身自行此以齊正其人則下民皆為一德謂其德如一與上齊同亦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也傷今不復見古之人故作詩反以刺之周人者謂京師畿内之人此及白華獨言周人者蓋序者知畿内之

人所作其人或微不足錄故言周人以便文無義例也不言刺幽王者此凡在人上服皆無常故下民亦不齊一此刺當時之服無常非指刺王身故序不言刺王然風俗不齊亦王者之過即亦刺王也服謂在體之衣德謂身之所行德服非一在上衣服有常能使下民一德正謂服有常也抑抑威儀維德之隅由德行有常故服不變既覩其服之不貳知其德之齊一不然則德在於心不可知其一否也經五章皆陳古者有德之人衣服不貳不言長民者敘言人德齊一之由故說長民不貳於經無所當也唯傷今不復見古之人是總敘五章之義民者兼男女故經有士女二事箋正義曰冠弁在首衣裳在身皆是體之所服直云衣服刺無常明其兼之也弁者古冠之大號也冠弁總謂在首者冕弁之類皆在其中也春官司服云凡田冠弁服謂委貌玄冠為冠弁對其餘弁冕而立名非總諸冠與此不同也以傷今而思之故知

古者明王時也言長民則與民為長者皆是故謂凡在人上倡率者謂為官倡導帥領之人即邑宰鄉遂之官言凡語廣雖上及天子諸侯皆是也衣服衆矣當各以其事服之令云衣服不貳明各於其事不得差貳故云變易無常謂之貳也此從容承衣服不貳之下以對之矣明為私處舉動故知謂休燕閒暇之處宜自放縱猶尚有常則朝夕舉動亦有常明矣此休燕有常直謂進退舉動不失常耳即經所云其容不改之類非據衣服故箋直云猶有常不言服明其非服也壹者齊一之義故為專也同也言專為一明服色齊同也

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傳彼彼明王也箋云城郭之域曰都古明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冬

則衣狐裘黃黃然取溫裕而已其動作容貌既有常吐口言語又有法度文章疾今奢淫不自責以過差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傳周忠信也箋云于於也都人之士所行要歸於忠信其餘萬民寡識者咸瞻望而法傚之又疾今不然音義出如字行下孟反下文行歸注操行同衣於既反差初賣反又如字望如字協韻音亡　疏箋正義曰都者聚居之處故知城郭之域也定本城作域正舉都邑者以都邑之士近政化有道先被其德無道先化其淫此時奢淫巧偽都邑尤甚故舉古之都邑以駮今之都邑也士者男子行成之大稱敘言則民一德是所陳者人也人而言士故知都人之有士行者非爵為士也月令孟冬天子始裘故知冬

則衣狐裘也以古之衣裘其上必有裼衣故知取其温
裕而已禮記緇衣引此詩彼注云黄衣則狐裘大蜡之
服也詩人見而説焉以為大蜡之裘則是有衣裼矣言
取温裕者以注記之時未詳此詩之意以狐裘黄者實
大蜡時息民所服服則黄衣故以言焉至此覲經為解
故不與彼同也若然息民之祭服此狐裘則是尊貴之
服矣庶人而得服之者彼狐之黄者多黄狐之衣非貴
服也息人臘祭服之者於是草木黄落象其時物之色
故服之耳郊特牲云野夫黄冠黄冠草服也注云言祭
以息民服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草木黄落是順時而服
之非同於常祭其實為輕又不衣裼故庶人所得衣也
若然玉藻云犬羊之裘不裼注云質畧亦庶人無文飾
則庶人上服犬羊此衣狐裘者以禮不下庶人其制不
可得曲而盡此言狐裘則庶人得衣狐裘明矣禮云犬
羊擧一以言之七月云一之日于貉箋云于貉往捕貉
以自為裘是庶人又以貉裘而禮無明文禮之所記不

能盡也七月又云取彼狐狸為公子裘則非公子不得衣狐裘言庶人狐裘者以狐色不等若狐白非君不服狐青乃小而美者則可以供公子而庶人避其文故言于貉若黃狐及麤惡者不廢庶人亦服之且孔子云狐貉之厚以居狐連貉言之貉既庶人所服狐亦服之明矣以庶人服犬羊不裼故此狐裘亦不裼取其溫裕而已或以書傳云古者必有命民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彼都人士為命民故異於其餘庶民知不然者此則思古之服則古之都邑之士則當皆然也下言緇撮不異庶人則狐裘黃黃是庶人所當服矣此思古人之善以刺今人之惡故箋總之云疾今奢淫不自責以過差也以君子既有其服則常其容以出於言而後為行故經以此為文次也箋以經言萬民所望明都人為人所法傚也知寡識者以明王之時賞不遺才若深識當為時所用今取法於都人故知寡識者以因前經故言又疾今不然襄十四年左傳引此二句服虔曰逸詩也都人

士首章有之禮記注亦言毛氏有之三家則亡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時三家列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以為逸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傳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也緇撮緇布冠也箋云臺夫須也都人之士以臺皮為笠緇布為冠古明王之時儉且節也彼君子女綢直如髮傳密直如髮也箋云彼君子女者謂都人之家女也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也我不見兮我心不說箋云疾時皆奢淫我不復見今士女之然者心

思之而憂也音義臺如字爾雅作薹草名笠音立緇側其反撮七活反夫音符本亦作扶綢直留反密也緻直置反本亦作緻隆俗本作降殺所界反又所側反說音悅疏正義曰言彼明王之時都邑之人有士行者以臺草為笠緇布為冠以撮持其髮是儉而且節此都人之行如是則為君子之人矣彼都人君子之家女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人之頭髮然其本末無隆殺言其性行終始不變也今既不然士女淫慾我今不復得見古之都人士女德行如是分由此我心不歡悅而憂心思古也傳正義曰臺草名可以為笠則一也而傳分之者笠本禦暑故良耜曰其笠伊糾固可以禦雨故傳分之以充二事焉以緇撮為一知臺笠不二矣箋正義曰禹貢有島夷卉服彼卉者是草之總名但島夷居下溼而常服之此臺草之一名亦卉也郊特牲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則草笠野人之服是賤者也前裘則冬

所衣此笠則夏所用各舉其一而言之以臺皮為笠緇布為冠不用美物故云儉言撮是小撮持其髻而已是且節也鄭知取此義者以上言狐裘即述其容貌言行此下不述言行故舉其冠笠以表節儉也案郊特牲云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冠而敝之可也注云此重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布玉藻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則此應始冠而敝之今都人以為常服者士以上冠而敝之庶人則雖得服委貌因而冠之而儉者服緇布故詩人舉而美焉故論語今也純儉注云純當為緇則緇亦得為紂帛何知非紂帛為玄冠而言緇布者以緇雖古布帛兩名但字從才者為帛從甾者為布此言緇故知非帛且若是帛為玄冠則有制度不得言撮故士冠禮云緇布冠頍項注云緇布冠無笄者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為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緅亦由固頍為之耳今未冠笄者著卷幘頍象之所生也是緇布冠制小故言撮以此益明非玄冠若然

緇布冠制自當小言明王之時儉且節者解不著玄冠而著緇布之意故雖禮制之小亦由儉節而著之傳正義曰傳變綢言密則以綢為密也綢者綢緻之言故為密也箋正義曰文承於上故以彼君子女謂都人之家女也以密在於心故言情性直見於外故言操行謂所操持之行跡也能始終不虧故言本末無隆殺定本隆作降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傳琇美石也箋云言以美石為瑱瑱塞耳彼君子女謂之尹吉傳尹正也箋云吉讀為姞尹氏姞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姞氏之女言有禮法我不見兮我心苑結箋云

苑猶屈也積也音義琇音秀徐又音誘瑱他見反吉毛如字鄭讀為姞其吉反又其乙反苑於勿反徐音鬱又於阮反疏正義曰毛以為言彼明王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充耳以琇之美石實其耳是其有節制也彼都人有君子之德其家之女謂之正直而嘉善矣我今不見古之士女德服如是我心為之苑然鬱屈如繩索之為結矣鄭唯尹姞為異餘同傳正義曰淇奧傳曰琇瑩美石說文云琇美石次玉也然琇是美石之名耳而此傳俗本云琇實美石者誤也今定本毛無實字說文直云琇石次玉則實非玉名故王肅云以美石為瑱塞實其耳義當然也淇奧說武公之服以琇為充耳此都邑庶人亦用琇者禮天子以純玉諸侯以下則玉石雜衛風自舉石言之其實玉多而石少非全用石也此則庶人無玉用石而已其用之石則與諸侯之同名故俱言琇也尹正釋言文王肅云正而吉也易繫辭云吉人之辭寡箋正義曰言謂之者是指

成事而謂之故易傳也尹既是姓則吉亦姓也故讀為姞美其人而謂之尹姞者以尹氏吉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知者節南山云尹氏大師常武經曰王謂尹氏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其世為公卿明與周室為昏姻也韓奕云為韓姞相攸言汾王之甥是姞與周室為昏姻也又宣三年左傳云鄭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言姬姞耦明為舊姓以此知尹亦有昏姻矣既世貴舊姓昏連於王室家風不替是有禮法矣故見都人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尹姞也孫毓云尹氏姞氏衰世舊姓豈必能賢案箋義畧古之人則所言皆斥明王之時不得以衰世為難矣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傳厲帶之垂者箋云而亦如也而厲如鞶厲也鞶必垂厲以為飾厲

字當作裂蠆螫蟲也尾末揵然似婦人髪末曲上卷然

我不見兮言從之邁箋云言亦我也邁行也我今不見

士女此飾心思之欲從之行言已憂悶欲自殺求從古

人音義帶音帶厲毛如字鄭當作裂音列卷音權注及下同蠆勅邁反又勑界反蠚蟲也通俗文云長尾為蠆短尾為蠍蠍音虛伐反蠁薄寒反螫音釋本又作蠚呼莫反揵其言反又音虔漢書音義云舉也又渠偃反一音其蹇

疏正義曰毛以為言彼明王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垂其帶之飾而有厲然言其服飾有常也彼都人君子之家女乃曲卷其髪末如蠆之尾言其容儀有法也今之士女皆奢淫不然我今不見古之士女如是儀飾以是故心中思之我欲從之其當自殺以行而求古人言已憂悶不能自勝也鄭

唯以垂帶如鞶裂爲異餘同傳正義曰毛以言垂帶而厲爲絶句之辭則厲是垂帶之貌故以厲爲帶之垂者箋正義曰以言如蠆將外物以比髮曲則而厲亦將外物以比帶垂故云而亦如也以蠆已言如故言亦如也如厲如鞶厲者謂如桓二年左傳云鞶厲游纓也彼服虔以鞶爲大帶也鄭意則不然内則云男鞶革女鞶絲注云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有飾緣之則是鞶裂與詩云垂帶如厲紀子帛名裂繻字雖今異意實同也以鄭彼注言之則鞶是囊之名但有飾緣之垂而不名之爲裂鞶必垂裂以爲飾言帶之垂似之也以紀子帛名裂繻故言厲字當作裂也昭四年左傳曰其父死於路已爲蠆尾言蠆尾有毒也故以爲螫蟲其末尾揵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也禮斂髮無髢而有曲者以長者盡皆斂之不使有餘而短者若鬢傍不可斂則因曲以爲飾故不同也定本及集本揵下皆無然字我今不見士女此飾者上言帶髮故言士女此飾也以上

章有我心此言從之邁故知心思之彼人已死而欲從之行故知憂悶欲自殺求從古人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傳旟揚也箋云伊辭也此言士非故垂此帶也帶於禮自當有餘也女非故卷此髮也髮於禮自當有旟也旟枝旟揚起也

我不見兮云何盱矣箋云盱病也思之甚云何乎我今已病也音義旟音餘揚也盱香俱反疏正義曰此承上章之文故匪伊之上闕帶髮之文見於下句以法所當然是於禮有之也禮大帶垂三尺是矣此下二句初直不悅後更危結故欲自殺而未能所以為病為事之次也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序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箋怨曠者君子行役過時之所由也而刺之者譏其不但憂思而已欲從君子於外非禮也音義思息嗣反下皆同疏正義曰謂婦人見夫行役過時不來怨己空曠而無偶也婦人之怨曠非王政而錄之於雅者以怨曠者為行役過時是王政之失故錄之以刺王也經上二章言其憂思下二章根本不從君子皆是怨曠之事欲從外則非禮故刺之箋正義曰婦人思夫情義之重禮所不責故知譏其不但憂思而已欲從君子於外非禮也禮婦人送迎不出門況從夫行役乎雖憂思之情可閔而欲從之語為非故作者陳其事而是非自見也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傳興也自旦及食時為終朝兩手曰匊箋云綠王芻也易得之菜也終朝采之而不滿手怨曠之深憂思不專於事予髮曲局薄言歸沐傳局卷也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箋云言我也禮婦人在夫家笄象笄今曲卷其髮憂思之甚也有云君子將歸者我則沐以待之音義匊弓六反注本或一手曰匊芻楚俱反草也局其玉反卷音權下同又眷勉反沈其言反疏正義曰毛以為言人有終朝采此綠葉而不能滿其一匊此采者由此人志在於他故也以興此婦人終日為此家務而不能成其一事者此婦人由志念於夫故也故言我之憂思不暇容飾今不洗

沐其髮徒曲卷而已是憂思之甚也薄知我君子之將歸我則沐髮以待之令之不沐由無君子故也鄭唯婦人自自采綠不興為異餘同傳正義曰毛以婦人不當在外故以為興終朝者是終竟於朝故至食時也匊物必用兩手故曰兩手曰匊箋正義曰綠若難得則不盈是常今言其不盈故為易得而不滿是其憂思不專也以田漁之婦則庶人之妻可自親采故不從毛興也髮所以曲卷者禮婦人在夫家當笄此象骨之笄今曲卷其髮則去其笄而不用是憂思甚也此訓言為我我君子也我則沐以待之此我義勢所加非經言也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傳衣蔽前謂之襜箋云藍染草也

五日為期六日不詹傳詹至也婦人五日一御箋云婦人過於時乃怨曠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

期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是以憂思音義藍盧談反沈力甘反襜尺占反郭璞云今之蔽膝詹音占疏正義曰毛以上二句與前同下二句言婦人五日一進御於夫言常時以五日為御之期而望之至六日而不至尚以為恨況今日月長遠能無思乎舉近以喻遠也鄭以上二句為賦也自與前同下二句言婦人本與夫以五月之日為還期今六月之日而不至是為行役過時所以怨曠憂思傳正義曰衣蔽前謂之襜釋詁文也李巡曰衣蔽前衣蔽膝也箋正義曰以藍可以染青故淮南子云青出於藍月令仲夏無刈藍是可以染之草傳正義曰內則云妾雖年老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是傳之所據也傳以彼文不辨尊卑則通及庶人王肅云五日一御大夫以下之制傳意或然也其天子諸侯御之日數則傳無文焉婦人之思夫必過時乃怨曠毛雖云五日一御不必夫行六日便即怨也當是假御之期日以

喻過時且孔晁曰傳因以行役過時刺怨曠也故先序
家人之情而以行役者六日不至為過期之喻非止六
日毛意當然也鄭五日之御則不然故内則注云五日
一御諸侯制也諸侯取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次
兩媵則四日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是鄭以五日為諸
侯制非大夫以下御婦人之日限也其天子則天官九
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注云自九嬪以下九九而御
於王凡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
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
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
而偏云自望後反之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
陰契制故月上屬為天使婦從夫放月紀是鄭差後宮
之數為天子御日之文也以御女八十一人而言九御
知當九夕以數準之故九嬪以下皆九人當一夕也夫
人自然三人當一夕是十五日一偏與望數相當故云
然亦者亦望之日數以其相當故因引孔子之言以證

之后皆取其盛者故知卑者宜先謂月初也望後則月光盛故知反之是以內則之注亦先姪娣從卑者起由凖此也諸侯夫人則亦望前先卑望後先尊至望而夫人三進望後亦如之以此推之則大夫一妻二妾三日一御士有妾二日一御庶人多無妾其妻每夜而進之此所以與毛異也箋正義曰箋解婦人所以怨曠之意由過時故也則此過時之言故不為日數也雖言以日為喻五日一御非庶人之禮又其喻懸而不愜故易傳云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是期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是過時所以為憂思也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箋云之子是子也謂其君子也于往也綸釣繳也君子往狩與我當從之為之韔弓其往釣與我當從之為之繩繳今怨曠

自恨初行時不然

音義 狩尺救反韔勑亮反弢也沈治亮反本又作鬯釣音弔綸音倫繳音灼與音餘下同為于偽反下同

疏 正義曰婦人既思夫不見悔本不隨之共行云我本應與之俱去若是子之夫往狩與我當與之韔其弓謂射訖與之弛弓納于韔中也是子之夫往釣與我當與之綸之繩謂釣竿之上須繩則已與之作繩今不見而思故悔本不然

箋正義曰釋言云緡綸也則綸是繩名弋是繫繩於矢而射謂之繳射則釣繳者謂繫繩於釣竿也經云言綸之繩謂與之作繩此猶今人接綖謂之繩綖也說文云繳生絲縷也則釣與弋射其繩皆生絲為之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箋云觀多也

此美其君子之有技藝也釣必得魴鱮魴鱮是云其多

者耳其衆雜魚乃衆多矣音義魴音防鱮音敘觀古玩反注同韓詩作覩技其綺反疏正義曰既恨不從君子狩釣故此又說其釣之技上兼有狩此偏言釣者因上釣文在下接而申之耳此不從之行而知其獲多者言本在家之釣非謂役中時也俗本作觀覩誤也定本集注竝作多

采綠四章章四句

序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箋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羣臣廢此恩澤事業也音義膏古報反下同召上照反注及下同疏正義曰作黍苗詩者刺幽王也以幽王不能如陰雨以膏澤潤及天下其下卿士又不能行召伯之職以勞來士衆

臣之廢職由君失所任故陳召伯之事以刺之也膏澤者以君之恩惠及下似雨澤之潤於物然水之潤物又似脂膏故言膏潤也此叙君臣互文以相見言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則王不能膏潤天下謂不能如宣王也以經言召伯不言宣王故叙因而互文以見義也此皆反經而叙之首章上二句是宣王之能膏潤也下二句以盡卒章皆召伯之職也言卿士不能行則召伯時為卿士矣故國語韋昭注云召公康公之後卿士也左傳服虔注云召穆公王卿士是也經言召伯亦作上公為二伯以兼卿士耳箋正義曰召伯之為卿士宣王時也故知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羣臣廢此恩澤事業也膏潤是恩澤召伯之職是事業故並言焉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傳興也芃芃長大貌箋云興者喻

天下之民如黍苗然宣王能以恩澤育養之亦如天之有陰雨之潤悠悠南行召伯勞之傳悠悠行貌箋云宣王之時使召伯營謝邑以定申伯之國將徒役南行衆多悠悠然召伯則能勞來勸說以先之音義芃蒲東反一音扶雄反長張丈反勞力報反注及下篇注同徒役一本作師旅來音賚說音悅又始銳反疏正義曰言芃芃長大者是黍苗也此黍苗所以得長大者天以陰雨之澤膏潤之故也以興宣王之時悅樂者是衆人也此衆人所以得悅樂者由王以恩惠之澤養育之故也以黍苗之仰膏雨猶衆人之仰恩惠是宣王能膏潤天下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又其時之人在國則蒙君之恩澤其行又得臣之勞來故言悠悠衆多而南行者是營謝邑

之人名伯則又能勞來勸悅以先之言知人之勞苦也今幽王之時人苦而臣不知又刺之箋正義曰以嵩高言王命名伯定申伯之宅又曰因是謝人與四章肅肅謝功相當故知此南行謂宣王之時使召伯營謝邑以定申伯之國將徒役南行也此言南行是舉其始去而勞之故言召伯則能勞來歡悅以先之謂閔其勤勞身先其苦也我行既集蓋云歸哉謂事訖而勞之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傳任者輦者車者牛者箋云集猶成也蓋猶皆也營謝轉餫之役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傍牛者其所為南行之事既成召伯則皆告之云可歸哉刺今王使民行役

曾無休止時音義任音壬注同輦力展反沈連典反餫音運輓音晚傍薄浪反為于偽反

疏正義曰上言南行為總此言行中之別從名伯之南行其轉運謂有我負任者我輓輦者我將車者我牽傍牛者我名伯所為南行之事既成謂營謝畢名伯則皆告之云可歸哉言宣王之時功役有期臣司其職令王役無休止臣廢其事故刺之傳正義曰傳言此四者明任輦車牛則各有其人故事別歷言之箋正義曰蓋者疑辭亦為發端孝經諸言蓋者皆示不敢專決禮記禮器云蓋道求而未之得也檀弓云蓋有受我而厚之是發端也此詩人指事而述非有可疑事在末句不為發端而其上歷陳四事故為皆也下章美名伯營謝之功任輦車牛是轉運所用故營謝邑轉運之役也有負任者謂器物人所負持生民云是任是負文別為二故箋以任為抱此二者以相對則任在前負在背此任謂人所提荷隨其所在總之皆為任也輦車人輓以行故

云輓輦者有將車者此轉運載任則是大車以駕牛者也有牽傍牛者秋官罪隸職云凡封國若家牛助為牽傍鄭司農云凡封國若家謂建諸侯立大夫家也玄謂牛助國以牛助轉徙也罪隸牽傍之在前曰牽在旁曰傍此營謝即封國也宜使罪隸牽傍其牛也既云將車者牽之有牛而將之而別云牽傍牛者此牛在轅之外不在轅中故別牽傍之地官牛人云凡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注云牽傍在轅外輓牛也人御之彼雖非封國要牽傍亦在轅外以知此不與將車同也箋以名伯所勞當是勞人故歷言其事以表其名自別人又以罪隸之文參之知牛為牽傍與車不同也此舉其歸反以刺時故刺今王使人行役嘗無休息之時下章從此可知故畧焉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傳徒行者御

車者師者旅者箋云步行曰徒名伯營謝邑以兵衆行其士卒有步行者有御兵車者五百人為旅五旅為師春秋傳曰諸侯之制君行師從卿行旅從音義卒尊忽反一本作士衆從才用反下同

疏傳正義曰傳亦見四者事別而分以言之旅屬於師徒行御車還是師旅之人而經別之者以其所司各異故亦歷言以類上章也釋訓云徒御不驚以徒為輦者也此與上我輦異章故知徒行也箋正義曰此言師旅故云以兵衆行其士卒有徒行者有御車者五百人為旅五旅為師夏官序文春秋傳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定四年左傳文彼文無諸侯之制一句鄭亦以義言之明天子之卿與諸侯同故有師也彼傳君行師從謂嘉好之事服虔云謂會同杜預云謂朝會此雖作從非征伐故同嘉好之事也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傳謝邑也箋云肅肅嚴正之貌營治也烈烈威武貌征行也美召伯治謝邑則使之嚴正將師旅行則有威武也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傳土治曰平水治曰清箋云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利此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又刺今王臣無成功而亦心安音義治直吏反下同相息亮反疏傳正義曰此下傳亦然五土有十等獨言原隰者以其最利於人故特言之

黍苗五章章四句

序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疏正義曰君子在野經上三章上二句是也言小人在位雖經無所當而首章箋反求此義則原上之桑不能然以刺時小人在位無德於民是亦小人在位之事也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者即上三章下二句及卒章是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傳興也阿然美貌難然盛貌有以利人也箋云隰中之桑枝條阿阿然長美其葉又茂盛可以庇廕人興者喻時賢人君子不用而野處有覆養

之德也正以隰桑興者反求此義則原上之桑枝葉不能然以刺時小人在位無德於民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箋云思在野之君子而得見其在位喜樂無度音義難乃多反庇必利反又彼備反廕於鴆反樂音洛注下皆同疏正義曰言隰中之桑枝條甚阿然而長美其葉則甚難然而茂盛其下可以庇廕人往息者得其涼也以興野中君子其身有美德可以覆養人事之者蒙其利也既隰中之桑盛如此則原上之桑不能然是不可以庇廕也猶野中君子德如是則在位小人不能然為不能覆養也由小人在位而無德故今思見在野君子而尊事之若既得見在野之君子置之於位我則其為喜樂知復如何乎言其樂之甚也傳正義曰阿那是枝葉條垂之狀故為美貌難為葉之茂沃言葉之柔幽是

葉之色言桑葉茂盛而柔軟則其色純黑故三章各言其一也由葉茂而蔭厚所以庇廕人息者得其涼之利故言難然有以利人言有此蔭涼以利人以喻君子之亦有德澤以利人也箋正義曰以有阿之下别言其葉則阿非葉狀故枝條長美菀柳云不尚息焉則知舉此茂美亦取庇廕為喻故興在野君子有擾養之德也知反求此義者以序言小人在位君子在野為相對今舉隰而無原故知有反求之義以比小人無德於民矣詩中單言隰者多矣若隰有萇楚不必反以對原唯義所在故不同故夏書傳曰下溼曰隰隰桑非能水之木而言隰桑美者以桑不宜在停水之地宜在隰潤之所隰之近畔或無水而宜桑以今驗之實然者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傳沃柔也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音

義沃烏酷反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傳幽黑色也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傳膠固也箋云君子在位民附仰之其教令之行甚堅

固也音義幽於蚪反膠音交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箋云遐遠謂

勤藏善也我心愛此君子君子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

之乎宜思之也我心善此君子又誠不能忘也孔子曰

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音義藏鄭子郎反王才郎反疏箋正

義曰引論語者彼以中心善之不能無誨此則

中心善之故心不能忘其義畧同故引以為驗

隰桑四章章四句

序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也箋申姜姓之國也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是謂幽后孽支庶也宗適子也王不能治己不正故也音義華音花取七與反適音的孽魚列反為于偽反

疏正義曰白華詩者周人所作以刺幽王之后也幽王之后褒姒也以幽王初取申女以為后後得褒姒而黜退申后褒姒妾也王黜申后而立之由此故下國諸侯化而傚之皆以妾為妻以支庶

之孽代本適之宗而幽王弗能治而正之使天下敗亂皆幽后所致故周人為之而作白華之詩以刺之也申后之黜幽王所為而刺褒姒者言刺褒姒則幽王之惡可知以褒姒媚惑以至使申后見黜故詩人陳申后之被疏遠以主刺后姒也帝王世紀云幽王三年納褒姒八年立以為后則得在三年而黜申后在八年此詩之作在見黜之後經八章皆言王遠申后是得褒姒而黜申后之事也下國化之即五章鼓鍾于宮聲聞于外是也此詩主刺王之遠申后但王為此行則為下國所化故經畧文以見意序具述其事以明之箋正義曰欲明申為國名故云姜姓之國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國語史記有其事褒國姒姓言姒其字者婦人因姓為字也以申褒皆為王后故並之云是為幽后以其被刺明褒姒矣孽者蘖也樹木斬而復生謂之蘖以適子比根幹庶子比支孽故孽支庶也中候曰無易樹子注云樹子適子玉藻云公

子曰臣孽注云孽當為枿文王曰本支百世是適子比樹本庶子比支孽也宗適子者以適子當為庶子之所宗故稱宗也王以褒姒代申后下國化之正以妾為妻耳并言以孽代宗者既以妾為妻母愛者子伯服則妾之所生代適子故連言之鄭語云而嬖是女使至於為后而生伯服又曰王欲殺太子必求之申是幽王亦以伯服代太子故為下國所化也天子執生殺之柄所以不能治下國者以已不正故也昭四年左傳椒舉云無瑕者可以戮人是已不正不可以治人也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傳興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為菅箋云白華於野已漚名之為菅菅柔忍中用矣而更取白茅收束之茅比於白華為脆興者喻王取於申申后禮

儀脩任妃后之事而更納褒姒褒姒為孽將至滅國之

子之遠俾我獨兮箋云之子斥幽王也俾使也王之遠外我不復荅耦我意欲使我獨也老而無子曰獨後褒姒譖申后之子宜咎宜咎奔申音義菅音姦漚烏候反柔也忍音刃脆七歲反又音毳任音壬一本作任王后遠于願反下注遠善同又如字注及下皆同俾必爾反復扶又反譖側鴆反咎音柩疏正義曰毛以為言人刈白華已漚以為菅又取白茅纏束之兮是二者以絜白相束而成用興婦人有德已納以為妻兮又用禮道申束之兮是二者以恩禮相與而成嘉禮者即端成絜白之謂今之子幽王遠外我申后不復荅耦我意欲使我獨老而無子兮是不以絜白恩禮相申束使已菅茅之不如也鄭以為

言人既刈白華已漚為菅柔韌中用矣何為更取白茅收束之兮以白茅代白華則脆而不堪用也以興王既聘申女已立為后禮儀充備兮何為更納褒姒嬖寵之兮以褒姒代申后則妬而將滅國也寵褒姒以黜申后似取白茅而棄韌管故以為喻餘同傳正義曰釋草云茅菅白華一名野菅郭璞曰茅屬也此白華亦是茅菅類也漚之柔韌異其名謂之為菅因謂在野未漚者為野菅也王肅云白茅束白華以興夫婦之道宜以端成絜白相申束然後成室家也傳意或然箋正義曰箋以序言得褒姒而黜申后明以菅茅相比故以韌脆為喻以菅漚之明韌也茅不漚故脆也言取白茅收束之言收束以擬用非以束白華也茅雖比菅為脆其實茅亦不可用七月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是茅可以為索興者以善惡相比為喻耳遠是遠申后故之子斥幽王以遠即連言獨故以不復答耦解之也老而無子曰獨王制文也其後褒姒譖申后之子宜咎宜咎奔申鮮其獨

之意以申后雖有子王用褒姒之讒使之弃申是王欲殺之而使申后無子探王此意故雖有子亦名爲獨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傳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無徼不著無不覆養箋云白雲下露養彼可以爲菅之茅使與白華之菅相亂易猶天下妖氣生褒姒使申后見黜

天步艱難之子不猶傳步行猶可也箋云猶圖也天行此艱難之妖久矣王不圖其變之所由爾昔夏之衰有二龍之妖卜藏其漦周厲王發而觀之化爲玄黿童女遇之當宣王時而生女懼而棄之後褒人有

獄而入之幽王幽王嬖之是謂褒姒音義英如字韓詩作泱泱同夏戶雅反菉士其反沫也又尸醫反爾雅云猋盝也盝音鹿𪊺音元嬖補悌反又必計反

疏正義曰毛以為上既言王不以禮已失菅茅中束之義故因言菅茅之蒙養英英然者是鮮潤之白雲下露潤彼菅之與茅使之得長成是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然天不遺物尚養彼菅茅天何為獨行艱難於我申后令之子幽王不可於我而見黜退不得覆養是菅茅之不如也鄭以為英英之白雲降露潤養彼可以為菅之白茅使與白華之菅相亂易猶蒼天下妖氣生彼可以為后之褒姒令與申后相換代也天生褒姒以惑周若雲之養茅以亂用則為天下之妖然其妖本自夏世以至於周時是天行此艱難之妖久矣之子幽王何故不圖其變之所由來而寵之以代后將至於滅國乎傳正義曰以英英連白雲故為白雲貌言露亦有雲者以雨必有雲言

露亦雨也以今觀之有雲則無露無雲乃有露言露亦有雲者露雲氣微不映日月不得如雨之雲耳非無雲也若露濃霧合則清旦為昏亦是露之雲也霜露所謂是天地之氣故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謂養萌芽以成大無不覆養巨細皆潤之故菅茅悉蒙養也箋正義曰箋以上章言取茅而棄菅喻寵褒姒而黜申后故此章又申之言天養彼可以為菅之茅使茅與白華相亂易猶天下妖氣生褒姒使申后見黜退以此喻為切故易傳也傳正義曰舉足謂之步故為行也猶可釋言文王肅云天行艱難使下國化之以倡為不可故也侯苞云天行艱難於我身不我可也如肅之言與上章不類今以侯為毛說箋正義曰上既以露雲養茅喻天生褒姒褒姒從來為遠故言天行艱難以結之言天行艱難之妖久矣責王不圖其變之所由也若然天故行妖以滅周則非人所能拒而令王圖之者以天時人事理亦相符若人能改脩德行則可妖變為祥太戊桑穀即其事

也且王興滅實有天期要忠臣烈士不可委之上天默然不諫龍漦比干皆伏死以爭故詩人諷詠亦勸王之諆也昔夏之衰以下之事皆出外傳鄭語曰宣王之時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罷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收以奔褒褒人有獄而以為入天之命此久矣其人可為乎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吉乃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化為玄黿以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既齓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為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逃逃于褒褒人有獄而以為入于王王而嬖是女使至於為后而生伯服此其文也彼韋昭注曰褒人褒君共處曰同二君二

先君也漦龍所吐沫龍之精氣也厲王之末流𣎆之歲也𡺸正幅曰幃譟讙呼也黿或為蚖蚖蜥蜴也毀齒曰亂未既亂毀未畢也女七歲而毀齒孕妊身也女十五而笄也由此言之昭以黿非陸地之物故云或為蚖蜥蜴也以其言未故為流𣎆之歲若流𣎆之後則越去王都不得復覿之矣帝王世紀以為幽王三年嬖褒姒年十四若然則宣王立四十六年崩是先幽王之立十二年而生其生在宣王三十六年也厲王流𣎆之歲為共和十四年而後宣王立自宣王三十六年上距流𣎆之歲為五十年流𣎆時童妾七歲則生女時母年五十六兒在母腹五十年其母共和九年而笄年十五而孕自孕後尚四十二年而生作為妖異故不與人道同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傳滮流貌箋云池水之澤浸潤稻田使之生殖喻王無恩意於申后滮池之不如也豐鎬

之間水北流嘯歌傷懷念彼碩人箋云碩大也妖大之人謂褒姒也申后見黜褒姒之所為故憂傷而念之音義滮符彪皮流二反浸子鴆反字亦作寖殖市力反鎬戶老反嘯音歗本亦作歗妖古卯反本又作妶音於驕反疏箋正義曰以浸者蒙潤之言稻又能水之物此剌申后見黜而以此喻之故知池水之澤浸潤稻田使之生殖喻王無恩於申后滮池之水不如也言其北流是目所覩見此詩周人所作則此池是周地之水故云豐鎬之間水北流文王有聲箋云豐在豐水西鎬在豐水東然則豐鎬之間唯豐水耳而謂之池者家語云今池水之大誰知非泉焉召旻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頻則池者下田畜水之處且言浸者不得在豐水之中則此池在豐水之左右其池汙下引豐以溉灌故言浸彼稻田也池水當得停而亦言北流者以池上引豐水亦

北流浸灌既訖又決而入豐亦為北流鄭箋云水北流不指言豐明池水亦北流也妖大之人謂褒姒也申后見黜褒姒之所為者以此嘯傷而念之是念其不當然也又言彼以外之故知謂褒姒褒姒而言大人故言為妖大之人王肅云碩人謂申后也孫毓云申后廢黜失所故嘯歌傷懷念之而勞心毛既不為之傳意當與鄭同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傳卬我烘燎也煁烓竈也桑薪宜以養人者也箋云人之樵取彼桑薪宜以炊饔饎之爨以養食人桑薪薪之善者也我反以燎於烓竈用炤事物而已喻王始以禮取申后禮儀備今反黜之使為卑

賤之事亦猶是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音義樵徂焦反卬五綱反烘火東反徐又音洪說文尼凶甘凶二反孫炎音恭煁市林反燎音了又力弔力名二反烓音恚又丘弭反郭云三隅竈也說文云行竈也呂沈同音口穎反何康瑩反顧野王口井烏攜二反炊昌垂反注同饔於恭反饎尺志反爨七亂反食音嗣炤音照卑如字下文卑兮幷注同

疏正義曰有人樵取於彼桑木之薪不以炊爨云我用之燎於煁竈炤物而已桑薪薪之善者宜以炊爨而養人今不以炊爨反燎于煁竈失其所也以興幽王聘納彼申國之女不以為后反黜之使為卑賤之事而已申后之有德宜居王后之位而母養天下今不以當尊反黜為卑賤非其宜矣申后之見黜褒姒之由故惡褒姒言彼妖大之人褒姒由此而廢申后實勞病我之心傳正義曰烘燎釋言文舍人曰烘以火燎也釋言又云煁烓也舍人曰煁烓竈也郭璞曰今之三隅竈也然

則烓者無釜之竈其上燃火謂之烘本為此竈上亦燃火照物若今之火爐也以桑薪為善比之申后言宜以養人猶申后宜以母養天下也箋正義曰少儀云抱樵注云未燃曰樵則樵者薪之一名但諸事皆反其名以名其事此樵彼桑薪猶薪是樵薪也此以燎煁為不宜明其宜炊爨也故知宜炊饔饎之爨饔以煑肉饎以炊飯雙言之也煑肉亦言炊者以炊燃火之名故可以通焉以為美食故可以養人申毛義也以桑薪之善故喻申后之禮儀也申后為后得以養人為喻者以后正位於內則化行於外天下蒙澤而得其利是母而養之故為喻也

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傳有諸宮中必形見於外箋云王失禮於內而下國聞知而化之王弗能治如鳴鼓鍾於

宮中而欲外人不聞亦不可止念子懆懆視我邁邁傳邁邁不說也箋云此言申后之忠於王也念之懆懆然欲諫正之王反不說於其所言音義聞音問見賢遍反懆七感反說文七倒反云愁不申也亦作慘慘邁如字韓詩及說文竝作怖怖孚吠反又孚葛反又匹代反韓詩云意不說好也許云狠怒也疏正義曰言有人鼓擊其鐘于宮內其聲必聞于外擊鐘而欲外之不聞不可得也以興王既廢黜其后于宮內其化必流於天下廢后而使天下之不傚王亦不可得也言王之失德將化流天下何以廢申后乎又言申后之忠於王申后念子幽王之惡慘慘然欲諫正之是其可愍何為王反視我申后邁邁然不說其所言乎箋正義曰邁邁是不悅之狀為王所不悅者惟申后耳故以我為申后反以相對故

以子為幽王慘慘非悅順之辭故知欲諫正王惡是其忠也因諫而邁邁是不悅其所言也

有鶖在梁有鶴在林傳鶖禿鶖也箋云鶖也鶴也皆以魚為美食者也鶖之性貪惡而今在梁鶴絜白而反在林興王養褒姒而餒申后近惡而遠善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音義鶖音秋鳥名鶴呼各反禿吐木反絜音結餒奴罪反近附近之近

疏正義曰有禿鶖之鳥在於魚梁之上有鳴鶴之鳥在於林木之中然鶖也鶴也皆以魚為美食鶖之性貪惡而今在梁以食魚鶴之鳥絜白而反在林中以飢困以其有褒姒之自在於寵位有申后之身反在卑微然褒也申也皆以后為尊貴褒姒性邪佞今在位而得寵申后備禮儀反卑賤而飢餒言王近惡而遠善非其宜也以此維彼妖大之

人實勞亂我之心曲矣箋正義曰此舉二鳥明喻二人易稱鳴鶴在陰是善鳥也故喻申后鶖實惡鳥以興褒姒今鶖言梁鶴言林是舉鶖在梁得魚對鶴在林無魚故知皆以魚為美食為喻也既以食為喻故知喻所養言王養褒姒而餒申后是近惡而遠善近者養之遠則餒之故又以近遠言之猶梁林非一處者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箋云戢斂也斂左翼者謂右掩左也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陰陽相下之義也夫婦之道亦以禮義相下以成家道之子無良二三其德箋云良善也王無答耦己之善意而變移其心志令我怨曠音義別彼列反下遐嫁反下同令力成反疏正義曰以王非

義點后故以義責之言有鴛鴦之雄烏在於魚梁尚斂其左翼是左翼斂在右翼之下為雄下雌之義故思情相好以成匹耦以興夫妻聚居男當有屈下於女為陽下陰之義故能禮義相與以成家道今幽王何為不卑下申后以成夫婦乎之子幽王反無荅耦我申后之善意秉心不一而二三其行以為於德變易其心志令我申后怨曠失鴛鴦斂翼相下之義也箋正義曰言斂其左翼是左翼在下故知謂右掩左也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知之右掩左雄左掩右雌皆釋鳥文也以陰陽相下故似夫婦之道亦以禮義相下以成家道也此經戢其左翼據雄者而言喻幽王當下申后耳故其言不及雌但鄭因右掩左而欲辨其雌雄故并引爾雅而辭之之見夫婦皆當相下也男有下女之禮者即就而親迎之類是也周易艮下兑上咸為夫婦之卦其彖曰止而說男下女也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傳扁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箋云王后出入之禮與王同其行登車亦履石申后始時亦然今也黜而卑賤之子之遠俾我疷兮傳疷病也箋云王之遠外我欲使我困病音義扁邊顯反又必淺反疷

徐都禮反又祁支反

疏正義曰作者以王黜申后故覩其昔日所乘之石而傷之言有扁扁然升之以乘車者此石也申后嘗履之今忽然見黜而卑不復得履之是其所以可傷也之子幽王之遠外我申后欲使我申后困病兮故傷之傳正義曰有扁斯石文連履之故知扁乘石貌乘車之時履此石而上故謂此石為乘石上車履石之貌扁扁然也又言王乘車履石者言乘車之得履石唯王為然今申后履之是其貴時與王同故繫王言之夏官隷僕云

王行則洗乘石鄭司農云乘石所登上車之石也即此詩有扁斯石履之卑兮謂上車所登石是也

白華八章章四句

序緜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箋微臣謂士也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為末介士之祿薄或困乏於資財則當賙贍之幽王之時國亂禮廢恩薄大不念小尊不恤賤故本其亂而刺之音義緜面延反蠻如字飲於鴆反食音嗣篇內皆同注如字介音界賙音周贍市豔反疏正義曰緜蠻詩者周之微賤之臣所作以刺當時之亂也以時大臣卿大

夫等皆不用仁愛之心而多遺棄忽忘微賤之臣至於共行不肯飲食教載之謂在道困乏渴則不與之飲飢則不與之食不教之以事不載之以車大不念小尊不恤賤是國政昏亂所致故作是緜蠻之詩以刺之也言刺亂者不為已困而私以責人是王法為失故言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叙其為亂之意於經為總指而言之經三章上四句是也不肯飲食教載之為三章下四句是也由其不然故經所以反而責之不言誨之者以教誨相對則為二散則相兼故略之以便文箋正義曰以微臣臣之微賤者惟士為然府史則官長辟除不在臣例大夫則爵尊祿重是為大臣故知微臣謂士亂世之作詩亦應多矣此篇獨言微臣者以為此大臣遺忘微賤而刺之義取於微故言之也又解所以怨大臣遺忘之者以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為末介以士之祿薄或困乏資財則當賙贍之以不賙饋為遺忘也知士為末介者以

為賓而作介猶為主而作擯以聘禮及聘義皆言士為紹擯繼於卿大夫之末為末擯故知出行坐末介也王制說班祿之法下士食九人中士十八人上士三十六人公私雖費有不足故云士之祿薄或困乏於資財也言或容有不困者也大臣不用仁心非王身之過列於王雅而言刺亂故解其所由自幽王之時國亂禮廢以下是也

緜蠻黃鳥止於丘阿傳興也緜蠻小鳥貌丘阿曲阿也鳥止於阿人止於仁箋云止謂飛行所止託也興者小鳥知止於丘之曲阿靜安之處而託息焉喻小臣擇卿大夫有仁厚之德者而依屬焉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

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箋云在國依屬於卿大夫之仁者至於為末介從而行道路遠矣我罷勞則卿大夫之恩宜如何乎渴則予之飲飢則予之食事未至則豫教之臨事則誨之車敗則命後車載之後車倅車也音義處昌慮反罷音皮下同倅七對反副車疏正義曰言緜蠻然而小者是黃鳥也此黃鳥飛行則止于丘阜之曲阿安靜之處者而自託息焉以興微賤者小臣也我小臣之動止亦當擇大臣有仁厚愛養之德者而自依屬焉既擇大臣之仁者依屬焉至於大臣聘使則為末介從之而行其道路之上亦云遠矣我罷勞矣則卿大夫之恩宜如何乎渴則當飲之飢則當食之事未至則教之臨事則誨之車

敗則命彼在後之倅車謂之使載之大臣之於小臣其義當然今大臣何爲遺忘已而不肯飲食教載之傳正義曰緜蠻文連黃鳥黃鳥小鳥故知緜蠻小貌釋丘云非人謂之丘李巡曰謂非人力所爲自然生爲丘也釋地云大陵曰阿則丘之與阿爲二物矣而以丘阿爲曲阿者以下丘側丘隅類之則丘阿非二物也卷阿云有卷者阿知丘阿是丘之曲中也此爲大臣無仁心而作故知鳥止於阿似人止於仁箋正義曰鳥必飛而後止故知止謂飛行所止託也以鳥是有畏之物故知取安靜之處而託息焉大學注云鳥知擇岑蔚安閒而止處之與此同也此黃鳥刺大臣不用仁心故知喻小臣當擇卿大夫有仁厚之德者而依屬焉小臣而得擇大臣依之者以臣雖君之所置而貴賤不等小臣當依屬大臣論語云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是得以已情擇而依之也然則此微臣自擇不得人而責之者以已本親之冀其恤已但當時國亂禮廢臣皆不仁已雖

揮之猶不免困所以刺上也道路遠矣者此微臣隨大臣而行言道之云遠是必聘使諸國故爲介從也聘問之介當是君所命遣而得自以已意在國依屬出則從行者或使主所自引或君知其依屬而遣之也言飲之食之教之誨之載之四者語使之常故隨文爲次教誨雖於人無貲而無仁心亦不肯也故論語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是不愛則不誨也教誨一也別言之事有至與未至故箋因其文之先後而分以充之云事未至則豫教之臨事則誨之從行遠道不應初即無車故言車敗則載之以士無倅車故也後車倅車者明後爲副也夏官戎僕掌倅車之政道僕掌貳車之政田僕掌佐車之政是朝祀之副曰貳兵戎之副曰倅田獵之副曰佐此是聘問之事宜與朝祀同名當言貳車言倅者周禮以相對而異名其實貳倅皆副也散則義通故以倅言之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箋云丘隅丘角也豈敢憚行畏不能趨箋云憚難也我罷勞車又敗豈敢難徒行乎畏不能及時疾至也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音義憚徒旦反下同難乃旦反下同

緜蠻黃鳥止于丘側箋云丘側丘旁也豈敢憚行畏不能極箋云極至也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音義極如字

緜蠻三章章八句

序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箋牛羊豕為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饔腥曰餼生曰牽不肯用者自養厚而薄於賓客音義瓠戶故反牢老刀反饔於恭反字又作饔餼許氣反腥音星疏正義曰瓠葉詩者周大夫所作以刺幽王也以在上位者棄其養賓之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之物而不肯用之以行禮故作詩者思古之人不以菹羞微薄而廢其禮焉言古之人賤者尚不以微薄廢禮則當時貴者行之可知由上行其禮以化下反駮今上棄其禮而不行也今在上者尚棄禮不行卑賤者廢之明矣舉輕以見重是作者之深意也經四章皆上二句言菹羞之薄下二

句言行禮之事是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也箋正義曰孝經云三牲之養則牲兼三畜故牛羊豕曰牲也公劉曰執豕于牢地官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牢者牲所居之處故繫養者為牢也天官內外饔皆掌割亨之事亨人掌內外饔之爨亨煑肉之名故熟曰饔既為熟則餼非熟矣僖三十三年左傳曰餼牽竭矣餼與牽相對是牲可牽行則餼是已殺殺又非熟故知腥曰餼謂生肉未煑者也既有饔餼遂因解牽使內之別名皆盡於此此與牽饔相對故餼為腥其實餼亦生哀二十四年左傳云晉師乃還餼臧石牛是以生牛賜之也論語及聘禮注云牲生曰餼而不與牽饔相對故為生也凡言禮者皆與人行事經陳獻酢與賓客為禮故知不肯用者自養厚而薄於賓客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傳幡幡瓠葉

貌庶人之菜也箋云亨熟也熟瓠葉者以為飲酒之葅也此君子謂庶人之有賢行者也其農功畢乃為酒漿以合朋友習禮講道藝也酒既成先與父兄室人亨瓠葉而飲之所以急和親親也飲酒而曰嘗者以其為之主於賓客賓客則加之以羞易兌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

音義 幡孚煩反亨普庚反注同葅莊魚反行下孟反兌徒外反易卦名也訓悅

疏 正義曰幡幡然者是瓠之葉也我君子令人采取之既得而又亨煑之釀以為飲酒之葅也我君子令人采取之既得而又亨煑之釀以為飲酒之葅也庶人農功畢君子賢者有酒令人酌此酒我當與父兄室人嘗而飲之所以相親愛也言古者不以微薄而廢禮尚亨瓠葉而用之今乃有牲牢

饔餼而不肯用故以刺之也傳正義曰士禮有特牲豚豕此止言瓠葉與兔首明非有位之人故言庶人之菜七月云八月斷壺即言食我農夫彼雖瓠體與此為類明亦農夫之菜故箋申之云庶人有賢行者箋正義曰序云不以微薄廢禮下連君子有酒故知亨熟瓠葉者以為飲酒之葅知為葅者以禮飲酒有葅醢故也此美君子行禮而亨庶人之葉故知君子是庶人有賢行者也庶人而能為酒以行禮者以其農功畢則閑而無事於此之時乃為酒漿以合會朋友習行禮事講其道藝故也以民在田畝必無容暇故知農功畢而為之以三時務農將闕於禮故為酒會朋友以講習之此酒為朋友而釀先言嘗之則未與朋友賓客飲也故知酒既成先與父兄室人亨瓠葉而飲之酒為朋友所作而與父兄先飲是所以急和親親亦是為行禮也又解飲酒而曰嘗者以其為之主於賓客故也以此嘗之言故知為酒將以會朋友也作酒本為行禮和親亦是禮事欲見

敬重賓客故言當以美之以此在獻前又無殽羞明與下章事别故知與父兄室人室人者即家内之小大皆是也賓賓客則加之以羞者明重得燕輕此父兄直有菹賓客亦有菹又有兔為之羞鄉飲酒及燕禮是為大禮雖有牲殽尚有菹醢明賓雖有羞亦有菹故云加之也引易兑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者以此與賓客即朋友也所會朋友必為講習以易有此言以著義故知此合朋友為習禮講藝故引以證之講習必非農時故知農功畢意亦出於此文也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傳毛曰炮加火曰燔獻奏也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閒聲近斯有兔白首者兔之小者也炮之燔之者

將以為飲酒之羞也飲酒之禮既奏酒於賓乃薦羞每酌言言者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士禮立賓主為酌名音兔他故反下同斯毛如字此也鄭作鮮音仙白首也炰本作缹白交反燔音煩近附近之近下遐嫁反

疏正義曰毛以為古人行禮有兔之斯首謂唯有一兔雖微耳尚并毛而炰之加火而燔之以為飲酒之羞君子之賢者有酒令酌之我當以此酒奏獻之於賓以行禮也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今乃有牲牢而不用故刺之鄭唯斯首謂白頭為異餘同傳正義曰地官封人云毛炰之豚注云爓去其毛而炰之唯肉炰內則炰取豚若將編萑以苴之故去毛炰之此述庶人之禮傳直言毛曰炰當是合毛而炰之未必能如八珍之食去毛炰之也毛無改字之理斯字當訓為此王肅孫毓述毛云唯有一兔頭耳然案經有炰之燔之臣有炙之則非

唯一兔首而已既能有兔不應空用其頭若頭既待賓其肉安在以事量理不近人情蓋詩人之作以首表兔唯有一兔即是不以微薄廢禮也為肉至薄明是并毛炮之不可爛矣箋言鮮者毛炮之亦當然也如置於火上是燔燒之故言加火曰燔以獻酒者必奏進於賓故言獻奏也箋正義曰鄭以斯首以見兔小與毛為異斯為兔首之色故言斯白也又解斯得為白之意今俗斯白之字當作鮮以鮮明是絜白之義故也鮮而變為斯者齊魯之閒其語鮮斯聲相近故變而作斯耳宣二年左傳曰于思于思服虔云白頭貌字雖異蓋亦以思聲近鮮故為白頭也畜獸小則毛悅長則色重故言有兔白首兔之小者明其微薄也炮之燔之者將以為飲酒之羞羞進也謂既飲酒而進此兔肉於賓也飲酒之禮既奏酒於賓乃薦羞者因此酒羞並有言先後之宜且辨經雖先為羞進則在後也今禮鄉飲酒燕禮大射皆先進酒乃薦脯醢乃羞庶羞故知然也經言不以微薄

發禮故先述清旨酒無厚薄之異故後言之四章皆云酌言言我也其意云酌酒我當用之若是禮合當然不應每事言我今每言我則是行用他法故解之言每酌言言者以禮既不下及庶人而為之制庶人依準士禮立賓主為酌名以行之故每酌道我與賓相亢為禮以行獻酢酬之名也不於上章解之者以前直言嘗之無獻酢之名此有獻之故就而言焉然則嘗之亦云酌言者以酒為賓作嘗亦行禮故亦云酌言也禮不下庶人不制篇卷耳其庶人執鶩庶人見國君走亦往往見於禮焉

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傳炕火曰炙酢報也箋云報者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凡治兔之宜鮮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音義炙音隻酢才洛反炕苦浪

反何沈又若郎反 疏傳正義曰炕舉也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箋正義曰申傳酢報之義故言報者賓既卒爵洗而酌與主人是得主人之獻酌而報之也於一兔之上而經有三種故辨之言凡治兔之所宜若鮮明而新殺者合毛炮之若割截而柔者則臠貫而炙之若今炙肉也乾者謂脯腊則加之火上燔之若今燒乾脯也柔謂殺已多日而未乾也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傳醻道飲也箋云主人既卒酢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酌進賓猶今俗之勸酒音義醻市周反道徒報反本亦作導同復扶又反俗之一本作俗人疏傳正義曰以醻者欲以醻賓而先自飲以導之此舉醻之初其實飲訖進酒於賓乃謂之醻也箋正義曰傳以醻為導飲嫌其

謂主人自飲爲醻故辯之主人既卒酢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酌以進賔如此乃謂之醻猶今俗人勸酒者俗人亦先自飲而後勸人故云醻之箋皆准鄉飲酒燕禮而爲説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

序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在外故作是詩也箋荆謂楚也舒舒鳩舒鄝舒庸之屬役謂士卒也音義漸士銜反沈時銜反亦作嶄嶄下同狄徒歷反本或作翟叛音畔將子亮反率所類反注及後篇放此役久病於外一本作役人久病人衍字鄝音了本又作蓼卒尊忽反下篇同疏正義曰漸漸之石詩者下國所作以刺幽王也

以幽王無道西戎北狄共違叛之荆楚之羣舒又不來至乃命將率東行征伐之其役人士卒已久而疲病勞苦于外故作是漸漸之石詩以刺之下國諸侯之言對天子為上故稱下國也言下國者此詩下國之人所作未必即諸侯之身作之幽王之役人自病而下國作詩刺之者王師出征亦使諸侯從已諸侯之人亦病故刺之也定本集本役下無人字其箋注亦無人字俗本有者誤也毛以戎狄叛之經三章上四句是也荆舒不至下二句是也乃命將率東征役人久病于外副上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之言為六句之總三方皆有征伐而久病獨言東征者以經有東征之文因言以廣之其實戎狄亦伐之也鄭以戎狄叛之經上二章上二句是也荆舒不至上二章次二句及卒章上四句是也乃命將率東征役人久病於外三章皆下二句是也以詩言命將東征無伐戎狄之事則不伐戎狄也言不至興叛之則明由叛而不

至其義一也下篇言四夷交侵師旅並起用兵不息則戎狄亦當伐之但自此篇不言之耳箋正義曰以楚居荆州故或以州言之春秋經賈氏訓詁云秦始皇父諱楚而改為荆州亦以其居荆州故因諱而改之亦有本自作荆者非為諱也春秋公羊穀梁皆言州不若國賤楚故以荆言之彼自春秋之例其外書傳或州或國自楚時便非襃貶也殷武曰維汝荆楚已并言之是楚之稱荆亦已久矣魯頌亦曰荆舒是懲是隨時之名不定也以傳有舒鳩舒鄝舒庸又有舒龍謂之羣舒此直言舒不指一國箋又引舒國不盡故言之屬既言將率别

云役人故知謂士卒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傳漸漸山石高峻箋云山石漸漸然高峻不可登而上喻戎狄衆彊

而無禮義不可得而伐也山川者荆舒之國所處也其道里長遠邦域又勞勞廣闊言不可卒服武人東征不皇朝矣箋云武人謂將率也皇王也將率受王命東行而征伐從人罷病必不能正荆舒使之朝於王音義勞如字上時掌反卒寸忽反朝直遥反注同罷音皮疏正義曰毛以為此時戎狄已叛將率征之與其士卒伐而不息言戎狄之地有漸漸然險峻之山石維其高大矣入山之與川其間悠悠然路復長遠我等登此高山涉此遠路維其勞苦矣不但伐戎狄而已又其武人將帥以從人東征征伐荆舒之國疲於軍役而病不暇脩禮而相朝矣鄭以漸漸為漸漸然險峻之山石維其高大不可登而上矣以與戎狄衆彊不可得而伐矣其荆舒

所在之國山川其道路悠悠然而長遠維其邦域廣濶又勞勞然矣雖往征之難可卒服武人將率雖受命東征役人罷病必不能正之使朝於王矣傳正義曰以漸漸文連之石為山石之狀又言維其高矣故知為高峻貌此傳無興鄭之文正以漸漸乃是上句而於此釋之明以四句為一事鄭以勞為遼遠言廣濶之意毛無改字之理必不與鄭同勞矣當為勞苦故王肅云言遠征戎狄戎役不息乃更漸漸之高石長遠之山川維其勞苦也孫毓云篇義言役人久病於外故經曰山川悠遠維其勞病矣此皆以上四句並為征戎狄而言俱是述毛為説傳意或當然也下篇苕之華序曰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何草不黄序曰四夷交侵用兵不息此序言戎狄叛之明其亦伐戎狄傳又總而注之則王孫之言非無理矣故據為毛説若然卒章上四句毛則分之者以豕之與月天地不同故分之則此山川事類故并之箋正義曰以漸漸高不可上故喻戎狄彊不可

伐也知非戎狄之國高山者以序唯言戎狄叛之不言征伐戎狄則不得歷其國之高山又荆舒之地山川悠遠而尚伐之不得言戎狄山高不可伐故以喻其衆彊也維其高矣還是漸漸之石高也則知唯其勞矣是山川悠遠之勞勞也故曰山川者荆舒之國所處其道里長遠邦域又勞勞廣濶說此者言其不可卒服故下句言不能正之也廣闊遼遼之字當從遼遼之遼而作勞字者以古之字少多相假借詩又口之詠歌不專以竹帛相授音既相近故遂用之此字義自得通故不言當作遼也毛并注四句則是以為一事箋分為二者以下云武人東征不皇朝矣必上有難征之事乃可言不能正之不得不言荆舒故知山川悠遠是荆舒之地為下事發端也不并以四句為下事之端者以序云戎狄叛之經亦當有其事不得全無所陳故以上二句充之也卒章不分之者以序云命將率東征則荆舒之惡為甚是詩所主言而下章文勢接連上言涉波下言滂沱俱

是水事明其共為一猶故皆以為荊舒馬武人謂將率者以序云命將率東征故知武人謂將率也皇王釋言文朝者諸侯見王之辭序云役久病於外明其所將之人罷病不能正之使朝故言將率受王命東行而征伐役人罷病必不能正荊舒使朝於王王肅云武人王之武臣征役者言皆勞病東行征伐東國以困病不暇脩禮而相朝此自王肅之說毛意無以見其為然正以詩中諸言不皇多為不暇故存其說代毛耳凡諸侯邦交有相朝之法此將率當是王之公卿不得有相朝之禮且受命出征務服前敵無暇相朝 自其常事不當以此為怨而列於詠歌 王氏之義不為長矣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傳卒竟沒盡也箋云卒者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也廣闊之處

何時其可盡服武人東征不皇出矣箋云不能正之令出使聘問於王音義崒毛子恤反鄭在律反崔罪回反嵬五回反本作峞處昌慮反下同使所吏反疏正義曰毛以為時遠征戎狄戎役罷勞言戎狄之地有漸漸然險峻之山石我等登之維其終竟言當徧歷此石也又山之與川其間悠悠然路復長遠我所登歷何時其可盡徧矣由行不可徧故久病勞苦也不但伐戎狄而已又其武人將率以役人東征疲於軍役而卒苦不暇出而相與為禮矣鄭以為漸漸然險峻之山石維其崔嵬然不可登而上矣以興戎狄衆彊不可得而伐矣其荆舒所在之國山川其道里悠悠然而長遠雖往伐之其處廣闊何時其可盡服之矣由此故武人東征之不能正之使出聘問於王矣傳正義曰釋詁云卒終也終亦竟之義故云卒竟也釋詁文云泯盡也李巡云泯没之盡泯没義同故没為盡也此經

卒沒之義畧同而維其曷其文異者維其言已行當竟之曷其憂行不可盡勢相接也箋正義曰箋以上高矣類之則卒亦石之形也故讀為崒釋山云崒者厜㕒郭璞曰謂山峯頭巉巖者箋云崒者崔嵬謂山巔之末雖音字小異是取爾雅為說也上章言勞勞廣濶此言不可盡服亦勢相接故上箋云言其不可卒服意取於此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傳豕豬也蹢蹄也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箋云烝衆也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制四蹄皆白曰駭則白蹄其尤躁疾者今離其繒牧之處與衆豕涉入水之波漣矣喻荆舒之人勇悍捷敏其君猶白蹄之豕也乃率民去禮義之安而居亂亡之危賤之故

比方於豕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傳畢噣也月離陰星則雨箋云將有大雨徵氣先見於天以言荆舒之叛萌漸亦由王出也豕既涉波今又雨使之滂沱疾王甚也武人東征不皇他矣箋云不能正之令其守職不干王命

音義蹢音的都歷反烝之丞反將久雨一本作天將雨能奴代反本又作耐駭戶楷反爾雅說文皆作豥古哀反躁子到反離力智反繒在陵反爾雅豕所寢曰繒方言作橧從木音同漣音連一本作瀾力安反悍乃旦反滂普郎反沱徒何反注同噣直角反又音晝本又作濁見賢遍反他音沱

疏正義曰毛以為此時征伐戎狄役人勞苦而有豕豬之白蹢進而涉入水之波漣之處矣是在地為將雨之徵也又值月更離歷于畢之

陰星在天為將雨之候以此徵候果致大雨使其水滂沱而盛矣已等役人過之尤以疲病不但久勞又逢大雨為甚苦之辭也又王之武人將率以役人東征伐荆舒之國皆以勞病不暇更有他事矣故不得相朝為禮也鄭以為荆舒之人似衆豕其君猶白蹢者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制以荆舒之人性好亂又勇悍難制服言有豕之白蹢者領其衆豕離其繒牧之處涉入於水波漣矣以興荆舒之君率其衆民去其禮義之安居於亂亡之危矣豕性本自能水月復離歷於畢星天又雨之使滂沱矣群豕既得此水彌唐突而難制以喻荆舒本自好亂王又為不善之政以加陵之矣荆舒既被此政彌彊梁而難服武人雖則東征不能正之使不為他矣干犯王命是為他事言不能正之使不干王命傳正義曰豕豬釋獸文釋詁云烝進也言進涉是訓烝為進也毛以下經月離于畢為雨徵類之則此亦雨徵也故云天將大雨則豕進涉波水矣并以二經為雨徵言役

人遇雨之勞苦也箋正義曰烝衆釋詁文豕之性能水言其自好涉波非雨徵也以唐突難禁制喻荊舒之難制服也釋獸釋豕云四蹢皆白豥孫炎曰蹢蹄也傳已訓蹢為蹄故箋即以蹄言之經直云白蹢不云豥則白豥亦不知幾蹄白而箋引此者以爾雅主為釋詩詩中言豕白蹢唯此而已故知本以訓此也馬驚謂之駭則駭者躁疾之言白蹢名之為豥豥是躁疾於餘豕故云則白蹄其中尤躁疾者也駭與豥字異義同釋獸於豕之下所寢槽舍人曰豕所寢草名為槽某氏曰臨淮之謂野豬所寢為槽李巡曰豬臥處名槽槽是所居之處牧是所食之地故云離其槽牧之處與衆豕涉入水之波漣矣繒與槽音義亦同荊舒之人勇悍捷敏者謂土俗民人勇而剽悍其舉動便捷敏速以其性輕故好叛難禁制也其君猶白蹄之豕言其民猶衆豕也乃率其臣民去禮義之安而居亂亡之危正謂叛也諸侯之朝天子上下相敬是禮義也叛違王命以致征討是亂亡也

豕者言獸之尤穢今以荆舒比之故賤之北方於豕以其餘興喻立文猶隱此云有豕正是指斥辭有慍疾之言故知有賤之意傳正義曰以畢為月所離而雨是陰雨之星故謂之陰星月離于畢即言俾滂沱矣故知月離陰星則雨也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者即此畢是也春秋緯說云月離于箕風揚沙則好風者箕也所以箕好風畢好雨者鄭洪範注云風土也為木妃雨木也為金妃故星好焉推此而往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也是由已所克而得其妃從其妃之所好故也鄭知然者以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而休徵肅時雨若乂時暘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此肅乂哲謀聖本之五事則肅由貌也為木乂由言也為金哲由視也為火謀由聽也為水聖由思也為土故五行傳以為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庶徵亦依此貌言視聽思為次鄭由此故云雨木氣也春而施生故木氣為雨也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

為暘也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知土氣為風以此知風土雨木皆從妃所好言好是好樂他辭非已性也此庶徵寒燠即晦明也加之以陰則為六氣故五行傳陰屬皇極故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是也而賈逵服虔因此及春秋緯之文即以風東方雨西方又云陰中央晦北方明南方唯天陽不變唯晦明所屬為當餘甚謬矣失之於書傳也箋正義曰此與上經相接為喻言豕性本自能水又加以滂沱之雨是豕彌得性益難禁制以喻荆舒本自好叛加以王之不善是彼彌得志益難感服本言滂沱之喻唯此而已但詩人言大雨更生一意言月離于畢然從天為大雨是滂沱之雨萌漸由離畢也言王為不善然後荆舒背叛是叛之萌漸亦由王出也萌者事之初猶物之萌牙漸而成大也豕既涉波今又雨之使滂沱是疾此雨之甚言荆舒自好叛王又使之叛是疾王之甚鄭知然者正以言俾不然言雨足矣何須言

使也他他者謂職分之外横為餘事棄其所守干犯王命是為他矣故知不能正之令其守職不干王命即干王命是他也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序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己逢之故作是詩也箋師旅並起者諸侯或出師或出旅以助王距戎與夷也大夫將師出見戎夷之侵周而閔之今當其難自傷近危亡音義苕音條徐音韶草名華音花距

音巨難乃旦反下之難同近附近之近 疏 正義曰言西戎東夷交侵中國不言南蠻北狄者下篇序曰西夷交侵中國則蠻狄亦侵序於上下相互以明耳言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即序首章上二句之事因之以饑饉卒章下二句是也閔周室之將亡卒章上二句是也傷已逢之即首章下二句是也經序倒者序以由師旅饑饉致周室之亡所以傷之經則因文以弘義逢師旅而已傷乃覆言可傷之事故言因之饑饉於下明其彌是可傷各自為義次也箋正義曰以四夷在中國之外從外内侵則緣邊諸侯被侵矣又言師旅並起者非一之辭明其非獨王室故知諸侯或出師或出旅以助王距戎與夷也周禮制諸侯從王之法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今俱出師旅者周禮言其極耳行則隨時多少不必盡然且於時諸侯衰弱或不能備軍故纔出師旅也知大夫將帥出見戎狄之侵周者以序云傷已逢

之經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若非身自當之不應如此深恨故知身自將師而出見戎狄交侵而發憤閔傷也且上下皆言下國明此亦下國大夫自將其國之師故二章箋云諸侯微弱而王之臣當出見也是於時王臣未出不得逢之也逢之是身見之辭故云今當其難自傷近危亡也

苕之華芸其黄矣傳興也苕陵苕也將落則黄箋云陵苕之華紫赤而繁興者陵苕之幹喻如京師也其華猶諸夏也故或謂諸夏為諸華華衰則黄猶諸夏之師旅罷病將敗則京師孤弱心之憂矣維其傷矣箋云傷者謂國日見侵削音義芸音云沈音運夏戶雅反下同罷音皮疏正義曰陵苕之英華

本紫赤而繁多至今亦芸然其色黃而衰矣以興周室之諸夏本兵彊國盛今其師病而微矣陵華衰則將落落則苕幹特立矣諸侯師病則將敗敗則京師孤弱矣以周室之盛忽見如此之衰故我心為之憂愁矣維其傷病矣傷其見侵削也傳正義曰釋草云苕陵苕黃華蔈白華茇舍人曰苕陵苕也黃華名蔈白華名茇別華色之名也某氏曰本草云陵蒔一名陵苕陸璣疏云一名鼠尾生下溼水中七八月中華紫似今紫草華可染皂煑以沐髮即黑如釋草之文則苕華本自有黃有白傳言將落則黃是初不黃矣箋云陵苕之華紫赤而繁陸璣疏亦言其華紫色蓋就紫色之中有黃紫白紫耳及其將落則全變為黃以裳裳者華言之則芸為極黃之貌故將落乃然箋正義曰紫赤而繁華衰則黃皆以時事驗知苕之幹喻京師華猶諸夏者以序云交侵中國即九州之諸夏也師旅並起是諸侯之師起而助王也華之衛幹如諸夏之衛京師故知幹如京師其華猶

諸夏也又解不以葉喻之意以其諸夏本亦名諸華襄四年左傳魏絳諫晉侯曰諸夏必叛昭三十年左傳子西諫楚王曰吳周之胄裔也今而始大比於諸華是或謂諸夏為諸華也謂之夏者夏大也以其中國有禮義之華可嘉大也論語曰不如諸夏之亡是也華黄落則苕幹衰故喻諸夏之師旅罷病將敗則京師孤弱也

苕之華其葉青青傳華落葉青青然箋云京師以諸夏為障蔽今陵苕之華衰而葉見青青然喻諸侯微弱而王之臣當出見也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箋云我我王也知王之為政如此則己之生不如不生也自傷逢今世之難憂悶之甚音義青子零反注同鄭章亮反見賢遍反下同疏正義曰毛以為上言

華將落故於此言已落言陵苕之上黄華今已殞落矣唯有葉青青然獨在耳以興王室之外諸夏今已喪敗矣唯有其臣當出見耳是戎夷之强侵敗諸夏藩衛既弱周室將亡大夫傷已逢之故言知我王政之如此不能撫和戎夷使諸夏喪敗不如已之本無生也自傷生逢今世鄭唯以華衰為異言陵苕之上黄華其色既已衰矣唯其葉見青青然以興周室之外諸夏其師既已罷矣獨王臣當出見華已衰而葉未殞猶諸夏已病而王臣未發明鄭蔽既衰出亦敗矣餘同傳正義曰事必有漸物無兩盛上言將落則此已落矣又言其葉明唯葉在耳故言華落葉青青然則毛意以華喻所出之師上章以華喻師病此落喻已敗諸侯既敗則王臣當出天下諸侯衆矣尚不能禦之王兵若出亦當敗矣故上章為諸侯未敗此為已敗下所以言亡為事之漸也宜王之伐蠻狄皆出王室之兵此先諸夏後京師者王者彊盛則命將征討諸侯從之衰弱則諸侯先自禦寇王

師大急乃出此則理之常也且此時戎狄從外而侵將內及王室詩人先云諸侯之敗見其危之漸耳箋正義曰既言苕之華又言其葉華之映葉猶諸夏之蔽京師故言京師以諸夏為鄣蔽華衰而葉見故喻諸侯微弱王臣當出也易傳者以經仍云苕之華則華猶未落且華喻諸夏時諸夏未為皆亡不可以落為喻故為衰耳知我非詩人自我而以我為我王者以逢時多難非己所為詩人不當自責故知我為王之政人莫不好生而云已不用生生非己所裁而以生為恨故知己自傷逢今世也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傳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牂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罶言不可久也箋云無是道者喻周已衰求其復興不可得也不

可久者喻周將亡如心星之光耀見於魚笱之中其去須臾也人可以食鮮可以飽傳治日少而亂日多箋云今者士卒人人於晏早皆可以食矣時饑饉軍興之少無可以飽之者音義牂子桑反墳扶云反罶音柳本又作霤牝頻忍反笱音苟復扶又反鮮息淺反治直吏反疏正義曰毛以為諸侯既敗周室將亡今牂羊而責其大首終無是道也以興周衰而求其大興亦無此理也周不復興其亡亦速三星之光耀在於魚罶之中其去斯須不可久也以喻周室之亡期將至欲望其存亦不可久也人於亂世之食而飢人於治世豈食而飽今亂日多故人可粗得食而治日少故少可以飽鄭下二句為異言時師旅既起因之以饑饉故言此士卒之人於晏早可以興之食但時之少無

可以飽之是所以可傷也傳正義曰釋嘼云羊牡羒牝牂故知牂羊牝羊也墳大釋詁文牝小羊也首必稱身小羊而責大首必無是道理也星隨天運晝夜一周魚罶之間暫見心星之光耀須臾即過故言不可久也箋正義曰以此詩主論周衰故知喻求其復興不可得也序言閔周室之將亡故知不可久者喻周將亡其去須臾也鄭以幽王時恒多禍亂曾無治時何得云治日少乎所以易毛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序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音義背音佩

疏正義曰上言下國後云君子則作者下國君子也君子無尊卑之限國君以下有德者皆是也

言四夷交侵中國背叛序其用兵之意於經無所當也用兵不息上二章是也視民如禽獸下二章是也經言虎兕及狐止有獸耳言禽以足句且散則獸亦名禽也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箋云用兵不息軍旅自歲始草生而出至歲晚矣何草而不黃乎言草皆黃也於是之間將率何日不行乎言常行勞苦之甚何人不將經營四方傳言萬民無不從役疏正義曰言天下之人於草生正月之時從役去時草始生耳今至十月何草而不黃乎言草皆黃矣云草生至於草黃於是之間將率何日而不行乎言常行是勞苦之甚也又言萬民何人而不為將率所將之以經營四方乎言皆為將之以經營也是非直將率為勞萬民又甚

苦焉箋正義曰言用兵不息是用之過久何草不黃是見黃而怨若草大始去或欲黃乃行不應見草之黃嗟怨若此明草有生死之期行者覩物而思故云軍旅自歲始草生而出謂正月二月之中也至歲晚矣何草而不黃乎草皆黃矣是九月十月之中也氣則時經寒熱物則草變死生日月長久征行不息是其所以怨也故云於是之間將率何日不行乎是其勞苦之甚也知此句謂將率者以其何日不行明行者有人下云何人不將為人所將則是士卒也下句既為士卒知此為將率也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箋云玄赤黑色始春之時草牙蘖者將生必玄於此時也兵猶復行無妻曰矜從役者皆過時不得歸故謂之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箋云征夫

從役者也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之性也今則草玄至於黃黃至於玄此豈非民乎音義矜古頑反注同蘗魚列反復扶又反

疏正義曰將率以草黃之時既不得歸又至明年之春言今何草不玄言衆草將生而皆玄之也於此之時何人而不為矜耳言皆矜也久而不歸失夫婦之道而皆為矜夫也既久役如此哀我征行之夫豈獨為非民乎若亦是民當休息何為使之從役久而不得歸也箋正義曰鄭於冬官鍾氏注差約之云玄色在緅緇之間其六八者與三八赤三八黑故云玄赤黑色春秋元命苞稽耀嘉皆云夏以十三月為正物生色黑故知始春之時草牙蘗者將生必玄也釋天云九月為玄孫炎曰物衰而色玄也詩曰何草不玄與此始春之言不同者爾雅所言月名皆不以草色李巡曰九月萬物草盡陰氣侵寒其色皆黑是陰而氣寒之黑不由草玄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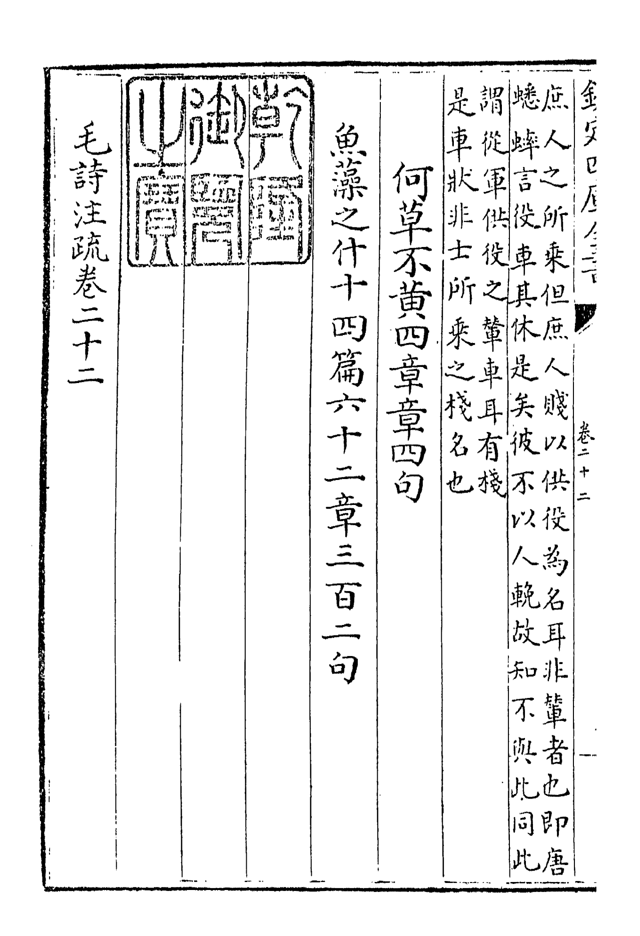
孫炎之言謬矣無妻曰矜書傳及王制文彼言者宜為六十之外禮六十不與服戎自六十以下不必皆老但行役過時久不得歸與無妻者同故謂之矜也舜年三十以無室家之端書亦謂之有鰥在下矜與鰥古今字也隱五年穀梁傳曰古者征伐不踰時是古者師出不踰時也所以厚愛民之性命恐勞苦故也今草玄至於黄黄又至於玄期年不歸是為非民言其不厚之也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傳兕虎野獸也曠空也箋云兕虎比戰士也哀我征夫朝夕不暇音義兕徐履反疏正義曰言我此役人若是野獸可常在外今非是兕非是虎何為久不得歸常循彼空野之中與兕虎禽獸無異乎時既視民如禽獸故哀我此征行之夫朝夕常行而不得閑暇傳正義曰傳言野獸者解本舉此之意以役人不宜在野故言

視民如禽獸也許慎云兕野牛其皮堅厚可為鎧釋獸云兕似牛某氏曰兕牛千斤郭景純云一角青色重千斤是也箋正義曰序云視民如禽獸則直取在野以比之而下章以狐比有棧之車則比中各自取象故云兕虎比戰士取其猛也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傳芃小獸貌棧車役車也箋云狐草行草止故以比棧車輦者音義芃薄紅反沈又扶東反棧士板反輦者一本作輦車疏正義曰有芃芃然而小者當狐也此狐本是草中之獸故可循彼幽草今我有棧之輦車人輓以行此人本非禽獸何為行彼周道之上常在外野與狐在幽草同乎故傷之也傳正義曰以芃是狐之狀非大獸故言芃小獸貌也此言用兵不息明此車士卒供役之車故云

棧車役車箋正義曰以上言率彼曠野而此又云幽草明義取於草以狐草行草止故比輦者亦道行道止故以幽草與周道相對也故周官鄉師云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輂輦注云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止以為藩營是行止常依於道似狐之依於草也以循草比人故知比輦者也鄉師注引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車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鋤周輦加二板二築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是軍行必有輦以行也春官巾車王后五路有輦雖載任與此不同亦人輓以行故謂之輦也若然巾之言服車五乘有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注云服車者服事者之車棧車不革輓而漆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以此言之則彼自有棧車何知此非彼者以彼棧車士之所乘以服事非此軍旅徒役所當有以此知非巾車之棧車也若然傳云棧車役車則與彼庶人役車同又知非彼役車者以役車



庶人之所乗但庶人賤以供役為名耳非輦者也即唐蟋蟀言役車其休是矣彼不以人輓故知不與此同此謂從軍供役之輦車耳有棧是車狀非士所乗之棧名也

何草不黄四章章四句

魚藻之什十四篇六十二章三百二句

毛詩注疏卷二十二

毛詩注疏卷二十二考證

采菽章觱沸檻泉○檻說文作濫

平平左右○平平左傳作便蕃

騂騂角弓章傳騂騂調和也○臣宗楷按詩補傳騂馬赤黃色古人角弓多以朱漆飾之故形弓亦言其赤也毛訓調和未知所本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瀌瀌漢書作麃麃曰漢書作聿

莫肯下遺式居婁驕○荀子遺作隧婁作屢

菀柳章上帝甚蹈○李光地曰蹈古注作悼朱子據荀卿作神然蹈義自通蓋踐蹈其下之意

都人士章狐裘黃黃○賈誼新書云狐裘黃裳萬民之望與經文不同

黍苗序刺幽王也○臣浩按此詩不見有刺意國語注謂召伯述職勞來諸侯與毛序不同

白華序周人刺幽后也箋褒姒是謂幽后○臣人龍按序明云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今

乃指褒姒為幽后是自亂其例也程子云王字誤作后字朱子辨說漢書注引此序幽字下有王廢申三字雖非詩意似可補序文之缺

何草不黃章有棧之車傳棧車役車也○臣德齡按說文竹木之車曰棧義亦通于役車詩緝云疏說不分曉不如徑以為士之棧車更直捷

毛詩注疏卷二十二考證